



日本松村介石著

萬國興亡史足本

册 下

新民譯印書局藏版

# 萬國興亡史是本日次(下)

葉次

|           |    |
|-----------|----|
| 一英國史      | 一  |
| 一西班牙      | 二十 |
| 一伊大利      | 二三 |
| 一東羅馬帝國    | 二四 |
| 一回教徒國之方面  | 二六 |
| 一新民族來蒙古人  | 二七 |
| 一日耳曼史     | 三十 |
| 一佛國史      | 五一 |
| 一英國史      | 七三 |
| 一東羅馬帝國之滅亡 | 八九 |
| 一當時商業界之形勢 | 九六 |

|           |      |
|-----------|------|
| 一當時學術界之形勢 | 一百一  |
| 一當時精神界之消息 | 一百九  |
| 一結論       | 一百十四 |

萬國興亡史定本目次(下終)

萬國興亡史足本(下)

日本 松村介石著

中國 湯錫祉譯

英國史

吾人更不可不述英國之方面。蓋英國幸得超然獨立於大陸之外。混襍之事甚夥。文明之跡。燦然在諸國上。自維利耶摩。征服者死。其子維利亞摩赤毛嗣位。其兄弟爲那魯馬特之倫伯爾德。在十字軍時。已居管領之職。倫伯爾德未至十字軍地。先歸。急逝去。其弟亨利一世即英王位。此亨利其父在時。豫言後日之天下必屬之。及其即位。勉欲得民心。第一以多數之免許狀。若個人若市府與州郡。此免許狀見前章佛國史中。自王以至一個人之權利。及市府州郡之權利。即約爲財產與生命之保證者。是也。次彼迎其妻爲古來英王之血統。即愛特孟德鐵側之曾孫。當迎新獻。

英國史

MG  
K10  
38



3 2167 8968 9

蘭德之內親王。大市英國民之歡心。其有才有勇且有學。渾名呼之謂立派學者。更以奪那爾馬特爲志。其倫伯爾德不至十字軍地先歸。那爾馬特之重臣。遂引入我之意。倫伯爾德從十字歸來。不能爲事。遂與英國那爾馬特之主。然忽起可悲之事。即當時有一男一女。男子已定爲己之後嗣。女子嫁日耳曼皇帝。其皇帝死後。更嫁佛國之雅齊榮伯。一日其男子溺死於英國之海峽。忽失其後繼者。後已亦卒。乃起內亂之大風波。即一方爲當時雅齊榮伯之妻馬起爾。而一方爲亨利姊妹之子。可云斯特法之確執者是也。而斯特法者。其性豁達大度。不如馬起爾之陰險。加以英國自來戴女王。英國民當時商業之發達。倫敦市民。殆有凌轢王侯之勢。皆齊起爲斯特法之意。馬起爾之方。以其母故。斯廓蘭德王並其半兄弟。即亨利之庶子。當時爲哥倫遜德爾侯之勢。兩者之間。爲多年之衝突也。此內亂之由。英國民當之。實爲不可名狀之災害。以多年之戰爭。人氣流於猛惡。若諸侯爲武族所暴亂。盜賊徘徊四方。勿論爲苛稅事。爲徵發事。亨利一世之免狀。果爲愛德華爾告白者之法律。大

半陷於有名無實。財產爲暴俗所強奪。抗者遭殺戮。虜男子賣爲奴隸。女子則姦之。奪神聖教會之寶物而燒之。而甚者爲斯特法與馬起爾。終難抗此等之武族。命之入牢。當時武人之振其暴力可知也。

十九年間之內亂。漸次而平。容羅馬教皇與監督教士之裁判。始結平和。斯特法爲真正之王。定馬起爾之子爲其後繼。漸至武人取劍。兵士取耒。始復司法與警察之大權。盜賊隱跡。時紀元一千一百五十四年。

次即位者爲馬起爾之子亨利二世。渾名帚木。此實爲不易出之尤物也。治世及三十五年。其間大可觀者。彼爲好學。問希平和。留心人民之疾苦。有賢君明主之人格。常微行。領內各地。視察公私之間。其怒時如迅雷灌耳。雖不得問何人。平時極溫和。好人施物。國民皆歡迎之。但不得其心。彼娶佛王離異之婦伊黎諾爾。彼其身受多數之不幸事。然彼之善政。爲亨利一世時代所荒者。整理之。更成前代未聞之強大國。卽那爾馬特。此際全然爲英國者也。而佛國之孟應與雅齊榮。自其父受之。普敦

與格伊愛奈。自其妻受之。斯廓蘭德。與烏哀斯爾。與愛爾蘭。與佛之普利泰尼。已以霸王臨之。俄頃間得奏其大功也。

此際與愛爾蘭。猶不免多少之衝突。元來愛爾蘭自古爲英國之贅瘤。其人種爲克爾德所從之宗教。亦異其流。以感情常不和其間。終遺多年之患。顧當時亨利二世。在英國調和諾爾孟人與英國民之間。以其已之母爲英人。父爲諾爾孟人。從來敵視兩者之間。茲起離婚之流行。上下共爲一團。若佛國日耳曼。於是亨利二世更征愛爾蘭。欲打爲一丸。不僅爲霸者。全成爲征服者。彼爲臣下之誓。當時愛爾蘭分獨立國爲五。內亂常不絕。自昔早傳基督教。彼最初從英國傳道。據居孤島。不觸世界之空氣。迷信次第汎濫。如當時或蒙神罰。直化爲動物之說。深信不疑。而如亨利二世。在當時之學者。聞愛爾蘭人化爲狼之說。與不思議者。已亦信之。爲記錄之傳述。亦可見當時一般之宗教觀念也。

吾人於此少述亨利二世與羅馬教皇之競爭。已於大陸史屢屢見之。雖然。亦要審

英國當時之形勢也。

英國與日耳曼佛國。稍異其趣。直接與羅馬教皇衝突者甚少。以其不有伊大利之領地。然與教會之勢力。漸赴強大。一度接克拉哥黎七世之呼號。其影響從大陸波及英國。嘗臨監督教士之就職式。以指環與杖授之。即爲屬英王之大權。今也教皇一爲之盡奪其權。又凡爲英國民者。不問其從來教士風俗之如何。盡出國家之法庭。可受其裁判者。今也爲教士別設裁判所。不屬王權之下。於是亨利二世忽與教皇相抗。示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意。第一之手段。當時以加大愛黎之主教出缺。不咨詢教皇。擅以己宮中之教士馬斯克德補其位。因此事遂與教皇開戰端。然此馬斯克德者。曾爲加大愛黎之主教。更不爲亨利之意。却欺通教皇。爾來始叛亨利之意志。因亨利催格蘭頓之大會。招各處之監督教士並重臣。不問自今教士風俗。凡爲英國之人民者。皆可與國王之裁判。以布告之。馬斯克德不服。且恐其身之危險。逃去大陸。然其後亨利欲施其子爲皇太子之儀式。以古來司其式者加大愛黎

主教之不在。從來與約克之主教爭威權。於是馬斯克德聞之大憤。亨利之嬖臣。在已教會之管轄內。命破門者二三人。并訴教皇。會約克之主教。遭破門之運命。爲此破門之刑。如前章所述。實爲非常之大刑。人死者不葬。生受神之詛。苟向之好意者。思以神罰臨之。在當時迷信之世中。與人以殘酷之影響。實在想像之外者。而亨利乃覺悟。以武力壓之。然更可驚者。出一新之現象。即國民之反對是也。所以亨利至今日。能博得衆人之望。然一度與教會相爭。國民忽離亨利而去者。非偶然事。從來教會者。若王權抗武權之頑強。對國民爲親切。彼常市恩貧民。有建醫院者。有爲事物之教師者。而武族嘗勸盜賊。恣奪人民之生命與財產。而爲保護之者。亦即此教士也。乃今次亨利企合教會於王權之下。以重迷信的教會云。此等之關係。始稱贊伯克德之英物。伯克德見機而歸。英國人民皆狂氣歡迎之。與亨利反對。而亨利此時居那爾馬特聞之大忿。大呼曰。誰爲我斃彼者。武士直赴加大愛德。而刺伯克德。而伯克德爲僞物。爲眞物。有後世之定論。僞物者。其得主教之位。舉一名譽者也。眞

物者。從其時之信仰。欲以神權拒武門之暴政者也。伯克德居於加大愛黎。聞有刺客來。不隱亦不愕。安於命而待之。果然有數名之武士亂入。大呼曰。謀反人在何處。主教在何處。彼仍靜鎮。衣白衣而迎之。答曰。予非謀反人。是神之聖徒。爲大主教。神色不稍動。似此一人之物語。而當時一般之形勢不可察。聞其人民爲高貴者死狀。益崇拜伯克德。遂以其骨貯入聖箱而祭之。自四方來參詣者不絕。若拜之。疾病果愈。來者不可計數。後佛王亦來英國巡禮。於是亨利不得達其目的。更於八方增敵。在外乘此機斯。靡拉德忽叛去。來襲甫拉泰爾與那爾馬特一角之大領地。將有分裂之形勢。急爲教皇之嘆願。布告於格蘭頓。更歸英國。裸跣而詣伯克德之墓。謹爲懺悔其罪。其爲大陸之歷史云。今此云英國之歷史。當時如何與政教相軋。可爲後日之參照也。

亨利二世已示改悔之實行。國民乃賞養之。更帶此名譽以去世。時紀元一千一百八十九年也。

亨利二世其子甚多。而多附其母而不附其父。果有謀反之事出其中。一子較爲從順者。名利雀德一世。嗣其後。是所謂混名獅子者。已於前章第三十字軍中說其爲人。彼亦不可謂善王也。而可爲勇王。爲俠骨男。自十字軍歸途。爲日耳曼所捕。出莫大之償金。乃赦免。後佛王飛律普二世。於那爾馬特劇戰。勝敗未決。偶一武族叛已。圍其城下。將陷之。有一矢來貫其肩。負重傷欲死。於是彼即令兵士曰。汝等悉屠敵中之男子。而唯傷我者生擒來。而兵士即應其命。忽有生擒來者。彼即張大眼瞞之。其亦大眼答曰。利雀德以汝之手。殺我父與我兄弟二人。我今日得復讐。甚喜。速來。刎我。我願已足。利雀德聞之。欲怒。不怒。却莞爾稱其勇。乃放免。而其身不死。彼所謂不愧爲當時之武士者也。

利雀德死無子。以其弟齊榮嗣之。然其兄子亞沙爾者。以佛王並其母家普利泰尼侯之援助。與齊榮爭位。開一大戰端。而齊榮勝。虜此亞沙爾。加以非道之虐殺。於是佛王飛律普大怒。更大舉兵而來。齊榮敗。遂奪那爾馬特而領之。全如以前爲佛之

屬國。齊榮失此古來之祖國。今以後僅爲英國之王。然英國民却不喜之。始絕支配外國之觀念。乃形成一致團體之國民。自此時英國與那爾馬特之區別。全掃去之也。

次在齊榮時代可見者。即與教皇相爭。遂爲有名自由之紀念。與「馬格那加爾泰」之由來是也。齊榮無亨利一世之量。又無二世之勇。而常以爲教皇所歷爲遺憾。於是一日當選加大愛黎之主教。齊榮欲選己所好者一人。欲選他教士社會一人。遂釀爲大紛擾。以質之教皇伊諾聖德三世。然教皇又斥相方之候補。更推舉己所好者一人。即蘭格頓。由來加泰愛黎之主教。從教士與王合意者乃選之。未嘗不預教皇之指圖。因齊榮大拒之。向教皇之差爲主教者。禁入英國。教皇聞之亦大怒。直命英國全體破門之下閉鎖之。此全國破門者。實爲非常之大事件。受此宣告。爲國更不得爲禮拜於教會堂。又不得葬於墓地。如穿溝者不得不埋之。又不得爲一言之祈禱。不得唱一句之讚美歌。雖然齊榮尙頑固不屈。爾來漸漸如狂氣。不僅與教會

相逆。對其臣下。亦狼籍太甚。或強奪豪商之金。或誘姦貴族之妻女。貴族中多思謀反者。乃更向貴族命其各入一子爲質。貴族無一應者。直捕而餓死之。於是教皇命以英國與佛王飛律普直可占奪之。飛律普爲佛國中古之大王。來襲英國。齊榮漸覺。急馳使與教皇和。爾來英國捧教皇之旨。教皇因其請。乃免齊榮。然英國民憤其處置。將破裂之。自教皇舉加泰愛黎之主教蘭格頓入來。此亦一世之豪教士也。其惡齊榮多暴政。於是開教士會於倫敦。并與貴族交涉。爾來王亦不爲亂暴。唱保護國民權利之憲法。布告國內。天下靡然。應之。遂起革自由之大免狀。迫齊榮用印。齊榮初怒不肯。欲以武力抗之。然見貴族并武士之應。遂爲英國之自由憲法。於此時始現。出字內。而今舉其憲法之要點。第一開往古之賢人會。如租稅不能任王之意。第二立司法權。人民監禁之刑。王不能妄命之。第三從來罰金之制度。王任意爲之。其金額都歸王之手。爾來歸立法官主之。第四從來貴族有死者。一旦以王權取其領地。以後不得爲之。第五凡王用之牛馬。不論何物。得徵發其代金。爾來不能爲是。

等事。不過約束之。其出暴王無効力者。然已以右之憲法。發布其後世自由之歷史。不得及大影響。齊榮雖用印。尙有不從之觀念。更使人馳赴教皇曰。予願救人民之壓制。然自今無論何事。可從教皇之命。於是教皇諾之。固自英國諸教會之事。布告其一般之英國民。所謂出強請者。主張不可重置之。武族聞之大怒。人民聞之激昂。倫敦知事與其市民。最熱心爲自由者。公然與教皇誓。於是教皇以倫敦全市置破門之下。并重立武族破門之令。然今次何以不奏効力。市民皆呼曰。彼教皇何物乎。有如斯之大權。凡今日之暴戾。爲我利用迷信者。自由之敵。即神之敵。教皇之命。不可爲神之命。武族與市民。舉爲加大愛黎之主教蘭格頓與其他之教士。共逆教皇。倫敦市之諸教會。依然執行。如從前宗教之禮拜儀式等。是實宗教改革之先鋒也。前章爲日耳曼史佛國史。而今就英國史觀之。彼以帝王之大權。從來不能敵羅馬教皇。然今也如此。是何以然。曰此自往時十字軍之起。爲迷信覺悟之發展。不惟世上之懷疑。以加於教士自身之故。教皇直推薦蘭格頓。不應命破門。而蘭格頓不然。

不知何以蘭格頓自與教皇可決心於自由事。齊榮又見招臣下。而臣下不應。於是僱來外國兵。企以己之意。而外國兵來。不爲何事。徒顯破落者性質。唯恣橫奪掠。強姦婦女。斯亦極混雜也。英國有一貴族。齊榮之姪。妻於佛國。路易招寄之。企嗣王位。齊榮急病死。其子亨利僅九歲即位。時紀元一千二百二十六年。

亨利三世即位。佛國路易來。猶與其爭位。然人心已不傾路易。乃敗歸。亨利三世治英國五十六年之久。而於大體可爲善王。其先十五歲時。加大愛黎之蘭格頓爲司式者。爲守「馬格那加爾」之誓言。亨利之子皆避之。佞臣等又勿爲之勸。然蘭格頓叱之。遂爲之了。及蘭格頓死。更就其相續者之異論。亨利欲爲己所好者推選之。爲之實行。請教皇援助。與英國民不動產十分之一稅。於是教皇允其請。准英國民十分中稅一。然英國民不肯。特就亨利之約。直反「馬格那加爾」。乃飛檄四方。勸同時皆不應。更借助武族之腕力。其收稅取之於賣教士職。而亨利亦不能奈何。其自王權衰。教皇權衰。宗教心亦衰。社會沈於懷疑之淵。應此時之要求。與英國社會一大

火氣。有二大團體之宗教界出來。一云「甫倫斯加」派。一云「特米尼加」派。「甫倫斯加」者。其祖發源於伊大利之甫蘭斯。「特米尼加」者。其祖發源於西班牙之德米尼格。此二大聖教士。同時恰清目下之教會。欲矯社會之弊風。凡爲教士者。基督所謂渴者與之水。餓者與之食。病者扶之。監禁者哀矜之。不僅傳貧者以福音。自任。如今時之高奢其身。不可擬王侯。王侯亦是神之僕。不可徒任我之慾。加暴政於民。自神觀之。不失爲同胞。惟以愛相接。以此意呼號。天下靡然和之。其自唱「兄弟觀」。世上稱之謂「兄弟教士」。此教士於當時已渡行歐洲之全體。今也來至英國。盛主張其說。彼等爲疎服粗食。大抵裸跣徘徊。而所謂實行獻身之精神。熱心以人道唱導。實爲當時之英國民極大之鼓舞也。而自此時更有一種革命之氣概。及宗教與政治上。主當時學術界所云者。英國較歐洲他國。其進步極速。蓋其爲島國。外敵來務者甚夥。渥格新福德之大學校。其起點於亞爾法德大王時代。當時爲極甚大。從歐洲大陸負笈來學者。不可計數。而有名之倫齊亞爾。實爲當代之傑出者也。而倫齊

亞爾發明天文鏡。發明火藥之用。并發明其他之物理。實爲驚動一世者也。彼視當世之人。確爲惡覺所魅。視其應用之物理學。確以魔法行之。而是實爲新文明之曙光。然亨利三世並其顧問官等。更不能見時之徵候。以「馬格那加爾」爲我威權所束縛者。得機則破棄之。當時有「哥錫克」之建築。流行歐洲。至王侯競誇其壯麗。彼改造愛尼斯米德教堂。驅虛榮心。裝飾己之宮殿。爲己之姊妹嫁於日耳曼。爲迎己之妻。頗費大金。國庫頓窮乏。又不能如何。於是斷行增稅。先開貴族之大會。問以增稅之意見。貴族等皆直起責亨利之奢侈與浪費。觀亨利之顧問官。主張難應。不惟貴族並教士與地方之豪族。從市府招集代人。於古代如開「賢人會」議之。更反對之。亨利欲振其腕力。遂釀內亂。而於人民之側。亨利之姊妹夫伊諾聖德侯名薩伊孟德者。將與貴族與亨利交兵。亨利與其子愛德華爾等敗擒之。更招集孟德爾特開國會。今次立儀式。設爲規則。乃成如今日代議政體之基礎。後其太子愛德華爾逃出。更號召己之兵。擊孟德爾特而殺之。助其父亨利。再恢復其勢力。人民自由之。

權。利。不。可。以。壓。制。者。也。亨。利。三。世。死。其。子。愛。德。華。爾。一。世。嗣。位。時。紀。元。一。千。二。百。七。十。三。年。

愛德華爾一世。其最初壓民之自由。與戰。其後勉爲治世。從大體上可云善王。加以彼之性質極快樂。所以爲英人所好。彼未爲王之時。一日聞某處有山賊棲止。往往征之。然山賊之巨魁哥爾頓。聞其怪力無雙。兼善擊劍。愛德華爾頗有興。以自誇其勇。欲以一騎衝擊。其事爲賊所知。不顧我兵士之諫。出與之相搏。遂收之爲其臣下。彼又屢赴大陸。好決鬥。未曾取敗。時豪勇之名聞天下。然彼又有優美之性質。甚愛其妻。一家和樂。其妻死。慟哭不成寐云。彼未爲王時。常從征十字軍。已見十字軍史中。要之彼亦爲純然之武士也。

彼即位後。始征伐烏愛爾斯。當此時英王霸蘇格蘭。愛爾蘭。烏愛爾斯三國。然愛德華爾恃其武勇。企此等全爲隸屬。然烏愛爾斯與英國民異其人種。所謂「普利頓」族。英國元來之住民。曾爲「亞格洛薩起沙」不忘奪其領地。時時翻反覆之旗。然當

時烏愛爾斯之王族。有利物林者。慄悍之名高天下。因愛德華爾即位後。直命彼來朝。而彼不應。乃舉兵擊之。至四年後敗之。殺利物林並其兄弟大別特。遂併烏愛爾斯而去。爾來孜孜以施善政爲宗旨。烏愛爾斯人遂全成爲良民。其自愛德華爾上征伐蘇格蘭之途。蘇格蘭與愛爾蘭同人種。爲「克勒」之別族。常居「皮格」地方。其後有自愛爾蘭移住者。有丹馬人等之來。有那爾馬人之入。有「亞格洛薩起沙」等之內渡。今爲雜種人之住處。然大體處仍爲「克勒」族所領。其王皆從此族而出。然當時王統絕無嗣子。遙來英國尋先祖之血統。亨利二世時代。得蘇格蘭王之子孫。欲與之爲王。托愛德華爾。乃以普爾斯與巴利爾二人中。選巴利爾爲王。其權力益歸英王。殆有隸屬蘇格蘭王之勢。後愛德華爾與佛王開戰端。以從軍之命。下蘇格蘭王。蘇王勿之應。然以蘇格蘭民。從來富慄悍之性。與自由之精神。勸王不應。却與佛王相結。以當愛德華爾。於是愛德華爾大怒。自將二萬兵來擊。生擒巴利爾。蹂躪蘇兵。然蘇民不如烏愛爾斯人。容易屈服。若夫得此統帥者。更見捲起風雲之模樣。

果現出一大人物爲華來賜。華來賜者。其始以言論起民間。遂仗劍率蘇民。不能敵愛德華爾之騎兵。茲練習新兵法與新陣法以當之。即由來歐洲之戰。主用騎兵者。武士亦即爲乘者之意也。然華來賜在當時。爲一個之平民。因不得爲武士。廣募土民爲兵。持弓矢與長槍。八面布方陣。中央置弓矢。外部並引槍兵。以當愛德華爾之騎兵。於是愛德華爾之騎兵。爲華來賜之軍壓倒。轟然見軍勢馳來。大有一潰即潰之意氣。華來賜新練之步兵。只張長槍以控之。愛德華爾之騎兵。有自相踐踏之勢。不能進一步。自中央之弓手。漸漸射去。全軍皆散亂。實爲當代之一大事件也。爲當時之戰爭者。不能不從事於武士。又思爲武士之敵者。一度起華來賜。自用此新陣兵。平民亦能以步兵抗騎兵。一般之人民。皆有此觀念。而一般人民之精神。從此振起。華來賜其後會愛德華爾之親征。衆寡不敵。終以敗死云。華來賜確爲民兵之先鋒也。其死後。愛德華爾更復蘇格蘭。茲有普魯斯者。前蘇王之候補落第者之子也。其父死後。暫居愛德華爾之朝。聞蘇國元來爲我先祖之國。一日脫奔。馳歸蘇國。因

此翻起叛旗，而蘇格蘭人嘗從華來賜。今又從普魯斯。然愛德華爾一世實一代之傑物也。不僅優於武勇，又能勉於文治。乃征伐蘇國，以降服者不敢對之。保護人民之生命與財產。如英民無二。從來蘇國之王，却施善政。人民思之不戰。從普魯斯角逐，不得意。如後日亞沙華泰爾、斯廓德，有種種冒險與落魄之生涯。愛德華爾親征於途中死去。至其子愛德華爾二世即位，始克成其志也。

愛德華爾二世不似其父，爲極憶病而懶怠之人也。然其父死後，聞蘇國戴普爾斯勢甚猖獗，將出大兵十萬以迎之。而普爾斯不及其半數，特乏武士。其多爲步兵。然其後幸英國之勢加增，如得其兄弟，其甥蘭德爾，並其友特格拉斯等之英雄，在英蘇之境，閉大戰爭，遂擊破英軍。愛德華爾二世大敗後，身逃英國，承認蘇國爲獨立。其父霸業之雄風，一旦付之東流而去矣。時紀元一千三百十四年也。

嗚呼！吾人於英國史，記載特詳。然此時代實有重大之事件者，爲王權與教皇權之衝突。雖與其他之佛國、日耳曼異，而如教皇於他國，不得其意，會貴族與多數之國

民大反對。此地。夙見宗教改革之氣運。又於政治勃興自由之精神。復古代之賢人。會遂爲純乎代議院之政體。而在外者爲佛王飛律普奪那爾馬特得英人與「諾爾馬」人之親和。內國益強固。自愛德華爾一世。築此英國之土臺。斯愛德華爾一世。實可爲英人理想之王也。彼於治世。不見有殘忍非道之政。夫猶太人僅放逐之國外。不有宗教之迷信與奇怪者。當時猶太人爲歐洲所迫害。而迫害猶太人而殺之者。不僅爲惡事。神之忠義與信。以猶太人嘗殺救世主基督。定可受其祖咒。愛德華爾元來無殺之之意。然當時何事以惡名總歸諸猶太人。「人買」者。即誘拐兒童。賣之外國者。亦評判爲猶太人之所爲。於是人民欲放逐猶太人之風潮。益湧不止。愛德華爾乃容其輿論。盡放逐之外國。英人於途中襲之。奪其財產以去。而釋其數凡一萬六千人。吁嗟。何悲慘歟。而爲時代之精神者。往往如此。是亦爲愛德華爾時代之污點也。

### 英德以外之歐洲國

## 西班牙

西班牙至十世紀時之事。吾人已於前章記之。而今也再續其後。然當時此國之狀態。雲擾瓜分。不堪記載之煩。又記載之價值。止述其要件。如回教徒之方面。亞普泰馬三世。實一代之賢主也。其文明歷當時歐洲之耀。然其後內亂常不絕。國勢次第就衰。然於基督教徒之方面。同釀內亂。諸英傑輩出。外更有豪傑。爲利特亞士一名。錫德若法爾那德一世。合黎華國與加斯爾國。其加斯爾忽起強大之王國。又他基督教國亞拉哥之王拉米倫一世。同時亦大振勢力。此二者相合。以當回教徒。回教徒方面。當衰退之際。漸至無顏色。而基督教之方面。勢力益張。所謂二大英雄者。即加斯爾之法爾那德。與亞拉哥之拉米倫一世。不僅向回教徒。更與當時加斯爾。亞拉哥並稱。以襲基督教之那哥耶爾國。即合併加斯爾。亞拉哥二國。其勢益難支。夫西班牙之基督教國。至此不足稱國。觀瀉來孟大帝以來。屬佛國之一部。茲加斯爾與亞拉哥忽起二大強國。從來絕不關係羅馬教皇。直至格拉哥黎七世。始克振此

手腕。祝之賞之。遂歸教皇之配下。以至今日。常爲西班牙之忠僕也。

更觀回教徒之方面。領土日削。今也僅以哥拉那泰之一國。漸與基督教徒相對。瀕亡國者屢矣。當時北亞非利亞之麻六甲。振其威者。爲回教徒之主領。彼送有名之由薩甫爲乞援使者。由薩甫者時年八十歲。然精神矍鑠。壯者皆不及。直將大軍渡來。盡擊破基督教徒而去。德佛之諸侯。聞之大驚。當時值十字軍狂熱之際。十字軍者。不僅向愛爾薩摩之回教徒。先爲我歐洲征伐回教徒。從四方爲此國赴基督教徒之救援。至惹起大戰爭。然到底此老雄由薩甫不可敵。幸爲其長子在本國病死。乃引去。其次子亞拉伊嗣其後。基督教徒漸恢復其勢力。吾人今也不能語當時之詳細。然從此基督教國於西班牙。更有黎華之離那哥耶爾而去。又合亞拉哥、加斯爾二國。依然不失其勢力。而此際更起葡萄牙一國。爲西班牙十字軍有大功。後日加斯爾之王。從佛國爲巴爾加特侯。與之部分。其後於西班牙半島國。奧格拉那泰之回教國。與加斯爾、亞拉哥之二基督教國。更加以葡萄牙一國。其盛衰消長中。至

紀元一千四百六十九年。爲法爾那德與伊沙伯拉之結婚。此亞拉哥與加斯爾相合。爲一強大國。遂有哥倫布士之現出。及其發見亞美利加之新世界。可謂宇內極大之偉業。此近世史之源頭也。吾人於近世史。更有可述者。要之西班牙最初爲「哥西科士」時代。先歐洲各國而入文明之域。自八世紀忽有回教徒之來襲。百事俱歸荒廢。自是以後。國政更不足觀。其於今次之記事時代。如法爾那特與拉米倫之英雄輩出。雖百廢俱舉。究不能比英德佛諸大國。然可觀者於此際之政體。是實有不可思議。元來此西班牙之祖先。嘗由選舉法。選其王亞拉律格如代議政體者。此亞拉哥與加斯爾二王國。於此時代已施立派代議政體。如英國佛國。經種種之混雜。漸至見代議政體也。然此西班牙早先於英佛實行代議政體。即爲「科斯」者。今之所謂國會。此國會者。組織貴族與教士與市府之代議士。不僅掌握此立法權與租稅權。若國王行所謂非立憲之暴政。以國會之決議。可得廢立者也。吾今不語其詳。然凡爲古代之精神者。引因結果。以示不容易消滅。惟欲動讀史者之光綫也。

## 伊大利

伊大利與西班牙同有一國之名。無一國之實。久之分數個之自治國。而常被德佛所凌。其歷史已含在德佛歷史中。然舉其當時之大體。北方爲倫巴德王國。與多數之共和國同盟。終始與日耳曼爭勝敗。其於東西兩海岸。有哥愛尼斯及咖那亞。此不過是共和國之一市府。然見於前章十字軍史中。哥愛尼斯握當時航海之全權。王侯觀之。亦不能奈何。而咖那亞之勢力不及哥愛尼斯。而貿易上之勇氣。不讓哥愛尼斯。乘當時之字內。歐洲武族。爲無益之戰爭。棄其生命。而咖那亞人。早將四海。皆兄弟之觀念。謀相互之便利。博人類一般之幸福。其有奈普爾斯者。羅馬教皇。屢謀爲己之領地。日耳曼帝企抗而奪之。後爲佛國亞齊榮之雀拉斯所領。而人民之主張獨立者。不絕其間。無數勝敗。自其離西士黎島。不幸當外敵之衝路。回教徒思襲而據之。佛侯亦思襲而據之。爲多年東西之敵國。然而尚有甫倫蘭斯、皮薩、泰斯、如尼。翻獨立之旗幟。不足以當英佛之大國。爲特別可記之事。嗚呼。吾人悲伊大利。

孰知今日已造成一統之王國。追念古昔。屢遭蹂躪之運命。猶不能脫却卑屈偷安之習慣。但爲暴虎憑河之氣象而已。

## 東羅馬帝國

前章於紀元一千五十七年。至科奈尼朝時代。此科奈尼者。元來事米加愛爾六世朝之一將軍也。然米加愛爾六世。爲如何之弱帝。屢敗土耳其軍。以兵卒不崇敬之。遂於軍中公舉科奈尼即帝位。而稱之謂伊薩克一世。其自科斯太清十世。續其子之代。更爲米加愛爾七世。是亦弱帝也。爲北人奪伊大利之領地。兵卒更憤之。今次將軍尼斯拉士即帝位。適米加愛爾與教士衝突。爲愛伯沙之主教。然科奈尼朝。更起亞拉珈斯一世。又退此尼斯拉士之帝位而領之。自其大振勇氣。敗土耳其軍。賴恢復東羅馬帝國之勢力。乃飛檄歐洲基督教國。以求合力征此異教徒之土耳其人。是在十字軍之開端。爲紀元一千八百十五年也。而次來者爲馬奴愛爾一世。此亦當代之豪物也。膂力勝衆。以揮鍔槍爲最得意。或時自臨戰場。屠敵兵四十人云。而

其所用之鐵槍。常人以全力舉之。尙不能稍動。然此馬奴愛爾一世。舉爲勇者。非政治家。不以治國平天下爲意。於戰鬥外。最耽酒色。竟以送其天年。次即位者爲亞拉珈斯二世。此君殘酷無道。常施暴政。民心渙散。皆叛去。乃推舉衆望所歸者伊薩克二世即位。一時海內翕然。時日耳曼有名法特律格赤髯者。會十字軍起。思修舊怨。擊敗之於國境內。俄勢力漸衰。其兄弟亞拉珈斯三世。奪其位。遂居帝位。伊薩克二世之子。密逃至伊大利。今也出發。來訴第四十字軍。請爲其父恢復帝位。彼第四十字軍時。受泰德倫之指揮。直舉兵來襲東羅馬帝都而陷之。更不讓伊薩克。其儘歸佛侯之有。爾來已支配六十餘年。時紀元一千二百四年也。然爲此橫奪。實言語同斷。向聖地者。急變爲賊徒。奪舊都所有古代以來之寶物。荒廢殿宇。亂入市民之家宅。乃佛國甫拉泰爾侯漢爾特哥。即帝位以治之。東帝國之人民等。究不服之。自古代爲帝族貴族軍族者。大憤。直欲恢復國家。其後內亂不絕。特據小亞西亞之尼斯地方。其界限東羅馬帝國。以支配西華德爾。拉斯加利。直舉兵來襲。又爲先帝亞拉

迦斯三世。一旦失此帝都。其後置拉比齊德朝。依然稱帝不降。又從巴爾加利舉大兵而來。迎漢爾德哥而擊之。大敗。爲其虜去。於是佛人與哥愛尼斯人。黜東羅馬之帝位。而奪取其首府。其後不克振威。米加愛爾。伯倫加斯爲舊帝國掃逐貴族。時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其自伯倫加斯之子亞德尼加即位。乃退其界限之諸島。來擊佛人。屢次交戰。更遭土耳其人之來襲。氣息奄奄。國勢遂以不振。可慨也夫。

以上於英德佛諸國外。歐洲人之消息。而不見更有可記者。當時若特馬爾克斯哥厄兌。那爾哀三國民。於克奴德時代。已乏勢力。或分或合。蠢蠢微動於北天之下。而如魯西亞。波蘭。已受基督教化。來入歐洲文明之交際場。尙不可見。加以此時代魯西亞。即屬蒙古人支配之下。適成爲蒙古人之歷史也。

#### 回教徒國之方面

於前章述「聖爾齊克」朝。及土耳其人馬來克瀉之時代。然此馬來克瀉遭反對黨之暗殺。回教徒國又分裂爲數國。即西利亞。羅摩。加爾馬尼。伊科尼亞等。皆去而獨

立。埃及之管主。始不屬巴克達德朝。至此益振勢力。然於此時代忽起事波。巴克達德與土耳其人。與此埃及人。而此際從歐洲捲來之殺氣。與十字軍衝突。然更爲回教國正統系之方面。惟就巴克達德朝言之。有德格拉爾起。聖爾齊克朝遂衰。其後沙齊亞爾亦絕。有聖齊者出而代之。始建此約泰伯格朝。爾來掌握巴克達德之政治。然此聖齊者。實爲非常之英傑。其子那拉兌亦一世之豪傑也。且爲人豁達大度。於此時愛爾薩摩政府。以十字軍起。而爲佛領。能保其平和。其後與之相合。擊埃及之回教徒。愛爾薩摩之政府。更招埃及人之怨。其後埃及崛起一豪傑。名薩拉兌。恢復中興之業。乃轉其鋒而向愛爾薩摩。乃造出第三十字軍之原因也。斯巴格達德之方面。爲蒙古人來襲而亡。於埃及之方面。自英雄薩拉兌死後。遂用雇兵法。以至近衛兵皆用之。與馬爾格斯合成團體。永握謀反之主權也。

### 新民族來蒙古人

蒙古人自秦始皇帝時代。屢擾支那之北境。然其後可記者。關宇內之歷史。至紀元

一千二百年時代。其頭角忽崢嶸於宇內。戴其酋長大英雄成吉思汗。乃席捲支那帝國。至其子渥哥泰伊之世。直派兵歐洲。第一屠魯西亞。當時魯西亞經烏拉米爾大帝後。文物稍稍可觀。後以子孫皆庸愚。今也忽遭蒙古人之蹂躪。更不見文明之影響。其自蒙古人所謂「金隊」後遺治魯國。斯一方爲拔都將軍之下。來襲巴加利。伏屍數十萬。流血數千里。更遣伯伊泰爾與加伊特由二大將襲波蘭。西拉士亞之亨利二世。與之交鋒。直擊破之。然蒙古馬跡所經之地。暴亂無狀。奪掠姦淫。殺人如刈草。宛然如山賊之行爲。歐洲天地。爲之戰慄。其更橫襲日耳曼而荒之。不能勝。亨利二世。大振其勇以禦之。乃退出歐洲以歸。

後渥哥泰伊死。孟哥即位。乃遣哈拉克將軍。舉鋒銳之師。進小亞西亞。襲回教徒之本都巴格達德。遂滅之而去。此時回教徒死者。幾出八十萬以上。蒙古人之逞其殘虐。亦可略見也。巴格達德已滅。乃管領回教徒之國都。告於衆曰。以劍從天下爲宗教。

哈拉克者。乘勝南下。長驅直入。屠西利亞。孟霍泰耶。羅摩。泰馬斯加。更以其銳氣。直至愛爾薩摩。一日聞孟哥死。乃引兵歸本國。

吾人無暇詳述蒙古之歷史。而可以一言之者。於此際蒙古人之舉動。恰如大風之過水。惟爲其所荒者。無論何事。皆不建設。惟遺金隊於魯國。留於西利亞哈拉克之王國。而今更云其終焉者。當時在支那本部。實爲蒙古人之根據地。明祖崛起。僅留一片土以待斃。其於魯國之方面如何。其後拔都之子孫。依然領而居之。時羅馬教皇亞齊薩德七世大忌之。叱咤歐洲之基督教徒曰。汝等不僅於聖地之十字軍上。又不僅於西班牙之十字軍上。更可獎勵魯國之十字軍上。敢無影響於此方之蒙古人。其主領忽爲回教徒所化。如土耳其人之種類。自其宗教之關係。次第向歐洲之風俗。始交際當時之宇內。第一以己之女嫁埃及王。爲彼地之教主。與之結婚。變從來殺伐之氣象。更向貿易之方針。往來於哥愛尼斯。聖諸亞等。引爲平和之人民。於此方之魯人。有臥薪嘗膽之意氣。益勵其武勇。已於一百四五十年後。早不屈服。

其勢力之下也。

日耳曼史

吾人更述日耳曼史之混沌時代。英國屢爲外敵所滅。雖其時代每起非常之混雜。爲屬事一派島。幸以英主輩出。舉國內統一之政績。見前章佛國史。如路易六世時。已極諸侯割據之盛。王室頓衰。此王之銳意欲爲其子孫得人。遂至建設一大王國。然此日耳曼者。承瀉來孟後之帝號。爾來出數多之人傑。不關其國體之混雜。其子孫欠適當之人物。不能續一統之大權。今也法特律格二世。欲振此大經綸。一朝土崩瓦解。無可奈何。而歷史家從此時代爲宗教改革之時代。即至近世史之初。其間二百餘年。可謂之混政時代也。

如日耳曼帝國。一時戴二帝。一爲前帝之後。承科拉德四世。一爲羅馬教皇所選和蘭之維利亞摩。此二人有衝突之結果。科拉德爲維利亞摩負死。其子科拉特即位。是亦非教皇所承知也。自教皇與亞齊榮之雀拉斯戰敗。遂自刎。今爲維利亞摩一

人之天下。然乘此內亂。諸侯已不屈帝權之下。乃有選舉侯者出。蓋選舉侯者。當時爲日耳曼帝所選舉。指掌握大權之大貴族。當時著名者七人。而其中三人爲教士。其他四人爲諸侯。即孟亞斯、芝來哥、科侖愛三主教。與漢愛米亞、巴哥亞利、薩齊沙尼、甫拉特爾四大諸侯。共爲七人。此七人爲當時宗教界與政治界之代表。選定人物。能當大任者。以治已之帝國。居國中之最大位。然如前章所云。當時武族與武族。市民與市民。守持互相獨立之形勢。此七人與大貴族。決不得逞其意。乃當時之大貴族。次第來舉勢力家。第一爲各地方之「小大名」。第二爲古代帝王處處分派。殘管領之一貴族。若有大土地者。保勢力爲男爵等。第三所謂武族。第四爲處處之主教。而加之以獨立市府之總代。然則日耳曼帝國之政治。如何極其混雜。以此可知也。

然今就本史而言。科拉特死後。維利亞摩一人爲帝。彼於當時西北海岸。形成獨立之一國。以征甫利亞人戰敗。爲其殺死。所謂選舉侯者。振其特權。忽議論彼等間之

分裂。科侖愛與那亞斯、巴哥亞利三人議從英國，迎其國王之兄弟利齊亞特芝來。哥與伯愛米耶、薩起沙尼、甫侖特爾四人，主張迎西班牙加斯起爾之王亞爾福沙。兩不能遂，暫爲無帝之樣。天下益陷於混亂之勢，以至不可收拾。更於甫侖克德開選舉會。今次協議，有一斯廓爾之一小貴族，欲舉伯普斯爾克之魯德爾甫爲帝。何以彼爲選舉侯者，欲以外國人爲其帝，又何以一小貴族而亦能舉者，是爲保帝位之空名。彼等欲其帝不再振其威，是恐爲彼等之奴僕也。斯魯德爾甫立，其常爲法特列格二世之豪將，威名振於四方。時年已五十五歲，期銳意圖治。動當時武族之暴亂，征剿盜賊。國內晏然。四方旅客，咸有賓至如歸之樂。乃昔日與已生隙者哥易特克之愛拉爾德，忽舉叛旗，將兵平之。次與國中第一有名之漢愛米耶王溼德加爾二世大衝突。溼德加爾二世固愚視此魯德甫爾，以爲一事無成者。然魯德甫爾如古莫英雄歷山大王，與兵士同甘苦，起臥飲食皆同，常分其勞。勸當時天下之士靡然向風，欲爲其用。命四方來集者甚多，威聲頓起。然漢愛米耶之王溼德加爾爲當

時日耳曼國中最大之勢力家。足以支配麻拉哥亞、斯齊利亞、加林西亞、加爾尼刺等。不僅加其壓力於匈加利與波蘭上。彼征伐普爾西亞之異教徒。自將兵而行。其地科尼斯爾府有一豪傑。隱然有日耳曼帝王之觀。於是魯德爾甫擅開拓之。否則寧爲并吞。不願爲領地。坳屬渥德加爾帝權之下。渥德加爾不肯。終起大戰爭。以至敗死。其子遂降。來乞和。且申請其妻魯德爾甫之女則容之。乃割華斯特亞、奧斯齊利亞、加爾尼拉以與魯德爾甫之子亞爾伯德斯。魯德爾甫得意外之勝利。其家即喀普霍爾家之勢力。以華斯德利爲根據地。益振其威。然此魯德爾甫年已六十六歲。茲娶十四歲之幼女。遺世界之笑柄。至紀元一千二百九十一年。七十三歲而卒。其子即華斯特亞之亞爾伯德嗣其位。恐其勢力橫盛一時。不容選舉侯。更選那斯沙之一小侯亞德爾斯爲帝。而此時代常與英佛交戰。於是佛國乘日耳曼之紛亂。次第侵略德領地。亞德爾斯遂與英同盟以抵佛。貸莫大之金額於英。整備已之軍用費。不憚屢報佛國之讎。并欲壓倒國內之諸侯。於是選舉侯大驚。思協議廢之。適

前帝子華斯德亞之亞爾伯德與亞德爾斯有隙。舉兵從蘭因河順流而下。於珠爾愛摩地方大決戰。此時旗鼓相當。亞德爾斯見亞爾伯德出。乃呼曰亞爾伯德汝爲今帝國。予不可不與。從馬上揮大戟而進。然亞爾伯德亦是當時有名之戰士。直應之。乘其出。大唱曰。惟在神之手。在馬上互擊。亞爾伯德以力優。擒亞德爾斯而刎之。乃以選舉侯之議論。選舉亞爾伯德即帝位。多有不肯者。後加以種種束縛之條件。遂以亞爾伯德即帝位。然此亞爾伯德固一有辯之人物。更大振帝權。時教皇灑尼法斯八世。以亞爾伯德逆己。不僅屬「霍恩斯德」家之血統。且以其隻眼兒。亞爾伯德其面爲不具。其心亦不具。主張欲廢之。然亞爾伯德依然倔強不屈。當時恰值佛王飛律普與此教皇生隙。乃乘此機會。急與佛王和。內以武力脅諸侯。外與佛國結好。以共當教皇。二者不得不伏於亞爾伯德之前。於是更用外交政策。以說教皇。當時教皇漸爲佛王所苦。乃擁此教皇。爲己之藥籠中物。爾來與彼相約。扶助日耳曼帝之選舉。從今日不由選舉侯之手。謀隨意以位傳其子孫之權利。而教皇亦承許。

然其後教皇漸爲佛王所壓。遂押入檻獄。至中途事敗。在再經年。亞爾伯德之甥有齊榮者。欲求赫普斯爾。斯亞比耶。亞爾沙斯之領地。拒之。終遭齊榮暗殺而卒。或云亞爾伯德銳意圖治。益得國民之信望。選舉侯者恐齊榮教唆。遂有此惡計也。

次選者亦一小侯。魯聖伯爾之亨利也。當此時佛王之威壓天下。先押入教皇。次任已之選定佛人。即教皇之座。爲克拉孟德五世。去并伊大利之奈普爾斯。匈加利亦屬已支配之下。於是更迫日耳曼曰。元來日耳曼之帝位。以瀉來孟爲始。故佛國有權利取之。自今我弟<sup>即當時佛王之弟</sup>可立爲日耳曼之帝王。而教皇克拉孟德已爲允可。然日耳曼國不聽。而於此時亨利已出現也。此亨利七世。爲當時不世出之英君。彼不思私權。不組織私黨。盡力欲安日耳曼之天下。身無一點之污行。於是伊大利之文豪泰特極口賞贊。稱彼爲不世出之天子也。

於亨利七世時代。第一所出之事。爲灌愛米耶之相續條件。其國哥恩聖爾三世死後。以無男子可嗣。長女之夫爲加林西亞之亨利。但其妹愛黎薩伯不能嗣。欲以亨

利領之。而衆望皆傾於妹之方面。亨利乃捕此妹而監禁之。此妹逃出。請亨利七世救援。乃以其妹配己之子齊榮。并以帝軍附之。直取漢愛米耶於掌握中。次爲先帝亞爾伯德之子奧拉漢爾德。法特律格等結好。更悲亞爾伯德與亞特爾耶之跡。設大儀式。以其遺骸。改葬於斯伯亞爾之教堂。又其次爲將帝軍以橫行當時之天下。到處恣意掠奪。有極大之惡名。乃征維特霍爾之哥愛蘭德。已則進意大利。當時思亨利七世。雖爲日耳曼皇帝。如古代之帝。直行羅馬。其位與冠。不能得之於教皇。從今庶幾再興古代之式。於是赴意大利。入其境。有歡迎者。有反抗者。倫巴德直降亨利。承許其爲王。然普拉西亞嘗與日耳曼帝結舊怨。舉兵來襲。受國不降。如奈普爾斯。不僅在佛國勢力之下。其王倫伯爾德。往時殺日耳曼帝科拉兌。亞齊榮侯之孫。禦之。磨鋒以待。然亨利先避其衝突。而赴羅馬。時教皇在佛國。不在羅馬。從其代理者爲主教四人。受帝冠之儀式。其去後與倫伯魯德開一大戰端。一日赴教堂。行晚餐式。俄頃乃卒。蓋佛黨之教士。以毒藥澆其酒杯云。時紀元一千三百十三年也。

亨利七世死。後日耳曼現出二帝兩立之時代。選舉侯之議論。分爲二派。一爲選西哥亞利之路易。一爲選華斯德利之法特列格。爾來此二派人中。戰亂不絕。更生一人之爭競者。當時之教皇。爲有名之惡教士齊榮二十一世。乃介紹於二派間。爾宣言曰。元來天下者。皆爲神之物。故當勤勞於神。即教皇亦有日耳曼帝國內之主權者。否則若伊大利。悉屬教皇之直轄下。如從來之日耳曼帝。不許主張其權利。然運命遂加任於巴哥亞利之方面。即其後有幾多之勝敗。以路易時之名將聖甫列德。休愛伯爾馬。與漢愛米耶之齊榮。與霍恩沙爾侯之助力。乃擒華斯德利之法特列格。其主張放棄。次入伊大利。確以己之權利。企與教皇大爭。然此時徘徊於日耳曼國中。有教士之二團體。一云「特米尼加」。一云「甫蘭西加」。已見英國史中。然此團體。其當初爲同一轍之平民。「特米尼加」之方面。其後以教皇之力。變爲貴族。然彼「甫蘭西加」依然不變其志。同貫平生主義。時之俗教士皆誓之。此者遂將教皇之恩。受大迫害。今也來乞路易援助。於路易弗欲衛教皇之權域。直入伊大利。值伊大

利之市民。亦惡當時教士之橫暴。盛意來歡迎路易。幸以路易之強力。廢今之惡教皇。齊榮二十一世。乃選「甫蘭西加」派之一教士品素爾。以爲教皇。此時齊榮大憤。屢報復。宣告處路易以破門之刑。然路易更不稍屈。學法特列格二世之往時。開教士大會。述教皇與己之爭點。乞彼等爲公平之判斷。於是「甫蘭西加」派黨路易。屢舉當時教會內之弊害。殊以教皇之處置爲非。是爲宗教改革之起點也。

然當時佛國之勢力。益極隆盛。如教皇久禁佛國之耶哥伊榮地方。正爲佛王之愧。偏其後路易向之進兵。敗不得志。乃受破門之刑。爲「甫蘭西加」派之擔任。黨教皇者亦不敵。外負佛國。內失信教會。俄與教皇請和。爾來「甫蘭西加」派不能援助。申入帝王。無教皇之允可。不承諾爲正當者。漸以了局。日耳曼國侯伯等。責其無意氣。日耳曼之市民。惡教士之暴亂。路易之人望忽墮地。今也廢位之風聲。呼號全國。久之路易開帝國大會於「甫拉格特」地方。此時來集者。選舉侯與親王。始稱最高貴族。大小各諸侯并武族與代議士等。彼等於此大會。爲一大決議。即爲日耳曼之感權。

者。凡從神得爲日耳曼之選舉人者。不可聽教皇之言。以當時日耳曼人民。與教皇反抗可知也。然路易由來強盛。常抱私心。其初欲廣家族之領地。或爲結婚政略。或爲同盟政略。漸次併吞諸侯之家。遂以甫蘭格特爲其子受封地。以種種之策。置和蘭、齊蘭特、亨奈加。直接已之支配下。諸侯等皆不服。更以加林西亞王亨利之女麻伽拉德嫁漢愛米耶王齊榮之子。嫌之。逃出。得此機會而援之。更以已之女嫁之。當時教皇克拉孟德六世。以此離婚與結婚。大亂宗教。更命破門。俄路易又自弱以帝位。與其生命及土地。皆任教皇之意。誓出其謝罪狀。日耳曼之諸侯皆憤之。實路易不止。當時佛國之戴教皇。有關係種種之利益。遂甫恩於日耳曼之選舉侯。漢愛米耶、薩起沙尼、並哥倫愛及其他之主教。宣言全以已之意。從魯聖漢克之雀拉斯四世。即以時之豪傑漢愛米耶王齊榮之子。更立爲帝。於是教皇不快。日耳曼國之武族。大小之侯伯等。以選舉侯多數之決。惡其手段之卑劣而不從。其戴之者。主張寧不如戴路易帝。幾開戰端。忽路易死。速了局。

嗚呼讀者爲限於紙數不能詳舉其事實亦以當時天下爲如何之雜亂可留意如何包含種種之分子蓋其發展者即形成近世史者也時起元一千三百四十七年路易已死自今爲霍拉斯四世一人之天下其即位後於古來伊大利日耳曼帝之權利一切放棄任教皇之意先於日耳曼帝國開大會教皇之權利度外視之決議不守諸件以二條件謝教皇乃路易援教皇市民與之抗對其後嫌取種種之特權利用已家之富贈賄所謂選舉侯等人心次第向彼於是彼更召集帝國二會此會古來本有之後已斷續今次再開之所謂制定憲法而此時爲憲法之第一定選舉帝王之主權同爲選舉侯七人此次唯除路易家巴哥亞利代爲蘭因河畔領地之管主然而此選舉侯於其領內製造貨幣開採礦山得科稅猶太人之權此等之權利無與於今日者從來乘此亂世爲橫奪者今次更由憲法許之自其定小侯伯之權利義務並市民之特權及其治安之諸法律乃散會歷史家名此憲法爲金律云蓋含自由之制度故也然自此時除選舉侯巴哥亞利家爲先帝之子路易今也此

雀拉斯四世與之反對。更舉其同盟者休亞爾克之鏗特爾起而稱帝。然雀拉斯四世爲巧者。遂以利餌路易。使其不宣言於外。未幾鏗特爾死。漸鎮定此方面。然雀拉斯未至羅馬。不得卽正式之帝位。今也引領而望。遂赴羅馬達其志。意氣揚揚而歸。顧雀拉斯從武君而爲文君。常勉避戰爭。不免憶病者之誹謗。其代鄉里之地。即普拉克起日耳曼國最初之大學。爲爾來學者之淵藪。又開道路。架橋梁。用意文化之上。其不交戰於已之領地。自伯爾乞格海至泰尼由普河。皆爲其勢力圈。彼雖定憲法。而常不守憲法。以賄賂送選舉侯。爲以帝位讓其子。敢爲非憲法之處置。雀拉斯四世死。其子哥恩聖爾嗣其後。當時雀拉斯之嬖臣爲易兌爾格之哥愛拉德。處武族與市民間。乃惹起一大戰爭。就此戰爭可注意者。有一事。卽見英國史中。當時已有火藥之發明。是以市民貿易上。早運販此火藥。備戰場之用。以小數之平民。壓倒多數之武士。實可以愕當時之天下也。於是封建與武士。漸有終焉之勢。已可見也。而又此時黑死病。荒日耳曼國中。又頻有土耳其人。從東方來襲歐洲之風聞也。

雀拉斯四世之子哥恩聖爾一名哥恩斯倫爲有教育之君。而最注意於治國平天下。其最初之可記者爲斯亞皮亞之市府戰。其始僅對於維特漢爾侯。或爲武族與市民之小鬥。其餘波次第擴於各地。加以種種之武族。若華斯德利之來漢爾德。亦與之交爭。哥恩聖爾患之。此地即南方日耳曼之裁判廳。區分爲四。企以帝威爲裁判。而稍稍見其成功。更於全國設置裁判廳七所。此實內治上之可見者也。次可記者。爲當時有名之斯廓芝爾同盟國之反抗。自古斯廓芝爾之山間。有種懷悍之民族。分立爲四國。因而稱之爲「四林國」。顧此早受基督之教化。以素列格之教堂爲其本山。而納黃金。時之赫普伯爾家。誓以忠勤。未嘗不來日耳曼帝國之政下。倣古萊羅馬都府之獨立。常四國相結。以禦外敵。然當時渥斯德利之來普爾德欲征之。以爲己領地。乃進兵擊之。此民族直起同盟軍以拒戰。每出戰。捧神祈禱。振必死之勇。大敗華斯德利家。擒來漢爾德而殺之。是實爲大事件。何以彼等非武族。猶能抗大敵而獲大勝利。同時日耳曼之賈族。并諸侯等。見市民蘇臻強勇。於斯亞比亞市

民等鼓舞勇氣。益揚諸侯之氣餒。最後制維兌讓爾之妻哥拉德勝利。以至市民之勢力。再難振起云。已一次能勝諸侯。不能奪市民之信仰。斯哥恩聖爾。其初計銳意治國。終始勤暴亂。有不從者屠其妻。知其妻之密事來告者拒之。故以殺名教士奈普孟克。不懂其上耽酒色。任己之威勢。以虐親近之人。一時民心皆去。疑己之兄弟爲謀反黨而捕之。乃廢帝位。一時伯來清伯爲魯伯爾德救之。爲最早之不服帝者。於是一部之選舉侯相會。更宣言置此魯伯爾德帝位之旨。於是魯伯爾德即位。然總以選舉侯之不定。又以天下之視爲帝者。不以勢力加之。斯哥恩聖爾爲混政時代。不稱帝。惟呼之爲羅馬皇云。於爭帝位中。更自選他部之選舉侯。穆來哥亞之屬普斯出而稱帝。於此時如見斯亞比亞地方。市府戰爭之擾亂。不知其主。如普倫爾克。讓愛米耶。華斯德利。孟伊聖等。皆去而獨立。其後起之爲帝者。哥恩聖爾之弟名西斯孟德。其領地普倫爾克得之於其父雀拉斯者。更又娶波蘭王之女。其國遂入我掌握中。有壓其全國之勢力。是又一部選舉侯。與利害交換時也。其呼號曰。我爲

眞帝。然當此時前之三帝次第而沒。今爲西斯孟德一人之天下。然此時代可以大書特書之事件。即宗教之大會是也。

如前述當時宗教界亦陷於亂世。其初戴二教皇。即一爲佛國亞戈伊榮地方之教皇。是爲佛王所立者。然羅馬亦有一教皇。爲日耳曼帝所立者。於是亞戈伊榮與羅馬之主教等憂之。開議會於皮沙。目下之教皇。爲帝王之奴僕。宣言廢之。更立一教皇。然在羅馬之教皇。與在亞戈伊榮之教皇。依然欲主張其教皇權。今也天下見三人之教皇。於是西斯孟德乘此機。欲張古來之帝握。布告日耳曼國。於科斯大土地方。開萬國宗教大會。顧當此時。有宗教改革之氣運。漸萌於天下。於英國弗克黎甫之徒已唱之。當時於日耳曼國。號召有名之齊榮伯斯與聖洛孟等。教皇弄俗權。不僮污其聖位。喜貪多金。至賣罪業之消滅券。不禁憤慨。已覺悟火刑。從普拉克之大學校逃出。然此時不測爲如何之珍事。無論英、佛、西班牙、意大利。終以多年之西方教會。不關東羅馬帝都。乃派出宗教之代表者。而其混雜。實爲不可名狀。生平於諸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a page from a classical Chinese manuscript. The text is highly obscured by heavy black noise and artifacts, rendering it illegible. The layout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of character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as small white circles or dots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noise.



奔遷舉侯同華斯德利家一族。舉斯齊利亞之法特律格三世即帝位。蓋見其懦弱無能。故舉之以制澳家之大。然當此時日耳曼國內。恰如蜂集之毀。亂難勝。厥所慮止。於是選舉侯等。更望振其手腕。舉漢愛米耶之齊榮即帝位。漢愛米耶爲赫舒黨。以教皇巴伊亞斯三世阻之。故不能成事。惟益增混雜。如先帝法特律格三世。不望治國平天下。只欲擴充己之領地。其即位後。征服斯易蘭德入己之領地內。然爾侯皆不許密與教皇雀拉斯謀。借佛國有名之兵團。以企征之。乃待於斯渥士之山間。大敗之。不僮法特律格失望。轟山國之強。次與巴爾加特之雀拉斯開大戰。巴爾加特之領內亞爾薩斯地方。起謀反者。以與斯易士之聯邦有關係。大怒。當時天下以強誇之雀拉斯。率大兵擊之。然斯庫蘭德之地勢險阻難攻。加以往時爲傷所破。以寡敵衆。爲出沒自由之舉動。遂誘雀拉斯於山間而敗之。逐其逃而殺之。爾戰。不惟知難攻之地。爲斯庫斯之兵。多自市農商民之組織。輕裝平衣。着其軍服。雖奮勇之武軍。第一惹起平民之反感。第二知武具爲天下之公器。第三其軍械

者不難抗諸侯武族。以至天下漸以甲冑加於步兵戰爭間。法特律格自雀拉斯死後。遂以雀拉斯之女妻其子孟西米亞。於是巴爾加特爲其領地。後日更引越佛間戰爭。吾人於此時代欲說日耳曼各方面之形勢。實不堪其煩。於匈加利與波蘭之地方。以禦土耳其軍。戰亂常不斷。於斯亞比亞與甫倫科尼之地方。三十一都府。聯爲同盟國。其界限與諸侯相爭。干戈不息。孟伊聖之法特律格好喧嘩。力征四方。以亂平和之局。其子二人。亦互相戰爭。其戰爭之結果。分薩起沙尼家爲二。混雜無限。於是法特律格令天下禁諸侯之私戰。保五年間平和之局。爾來已亦不關政治。唯坐望將來之勃興。研究天文學與醫學等。至紀元一千四百九十三年而卒。爾即位者爲其子孟西米亞也。

孟西米亞不似其父。爲巨幹健軀之偉丈夫。十分受武族之教育。攜長槍出陣。當時能敵彼者甚稀。由第二之妻得伊大利米蘭之領地。與佛王路易十一世爭雄。廣大戰端於東方匈加利界。對土耳其人出陣。將欲瀕瀉來孟後。有恢復統一天下之志。

然其始之諸侯。無國民之望。父老苦戰爭久矣。以冀平和。於是當時之選舉侯。爲美約斯之主教與恩奈爾克伯漢魯爾特。是極和平之賢者。心憐民之疾苦。爲之惻然。乃主張民權自由之議論。以抗馬西米亞彼開國家大會。爲有名與摩斯之國會。此時來集者。大小之侯伯并教士及武族與市民之代表者。更改正憲法。而其第一爲不許國內私鬥事。其第二爲創高等立法院。不能以帝之私意弄法權。第三爲授地方裁判廳以權力。諸侯之爭論者。此處可以裁判之事。第四爲全體國民。立取稅則。國家有大事時。須用國會之許諾。不可用帝之私意。定此憲法。不惟具此形式。須實行之。其後國內依然混亂。是亦國民政治之不幸也。經五年後。更於奧克漢爾地方開大會。於此時稍得見實際之改革也。即如形造帝國政府。設帝國議院。其委員由國會中選出。其議長爲帝所命者。又國家之大事。制國民皆兵之新法令。然而亦屬空文。即如馬西米亞立此議院制度。而其身不肯受束縛。其性質喜行動飛躍。更不顧憲法。於是諸侯並其他之代表者。欲廢其帝位。更開大會多次。其騷擾仍不能絕。

角遂中以自由首領伯魯爾特死去。馬西米亞益得志。交時之教皇球利亞斯二世。乃赴羅馬執行古帝之加冕禮。更征服八方。第一於斯易蘭德遭大敗。又於艾愛尼斯擊退之。其懊喪而歸本國。國民乘此機。更開國會於科侖愛。確定從前之憲法。布告於各諸侯。自國會遣為令官者。行帝國議院之命令。置參政官八人。助帝為政治。而此事亦屬有名無實。國內依然如蜂巢之亂。武族漸變為盜賊。出沒四方。貴族皆獨立以去。互逞奪掠。國內遭多年之亂世。民不聊生。疾苦之聲。幾滿全國。而馬西米亞以事不可為。終至憤死。時紀元一千五百十九年也。

吁嗟。吾人述日耳曼史。而於此先一擡筆。蓋馬西米亞之末造。即入近世史也。夫日耳曼之近世史。為宗教改革之時代。開展政治界學術界市民界之一大時期。示吾人以燦爛自由之新天地者也。吾人希早入此時期。然如前章說來。若古代史中古史。一見不置。亦不自其由來。而不能知其由來者。妄以歷史判斷之。其見解不悞者幾希。如宗教之改革。決不出路德一人之思想。又扶之以成就者。不僅於帝王宗教

之信仰上決之。其由來者漸矣。其他云。民權云。自由。蓋非一朝一夕之感想所激刺也。其自古代來消長之跡可見也。又云。文物學術之發達。突如天降地湧者。又於形。成。今日。歐洲之風俗。人情。種種分子之相寄者。亦可知也。吾人當注意者在此。夫橫覽今日之歐洲。曠觀今日宇內之大勢。以定我日本帝國之國是。欲立其方針。從此時代爲文明發展之順序。不可不以堅實爲觀察者。故於繁文縟筆中。而猶不厭其煩者。蓋亦爲此也。

### 佛國史

佛王以日耳曼帝不能成事。日耳曼帝欲合諸侯爲一統。隸屬我帝權之下。企形成此大帝國。然不得其志。却爲諸侯所制。竟遭廢立。又日耳曼帝爲滿來孟以來。以伊大利置其管轄內。甚與教皇衝突。幾次以權力競爭。勉屬已之志意下。然是亦不得其意。今也入佛國歷史見之。佛王實能成就此二大事業。即於一方形成彌固之主國。於一方以教皇置己之領內如臣下。而此等之歷史。皆在此時代之內也。

自路易九世後。其子飛律普三世即位。渾名謂之大膽者。非弱君也。而於時代第一所出之事。殺時之政治家比爾普洛。此人爲先帝路易九世之御醫。所謂與嬖臣相結。威振朝廷。乃與飛律普再婚之妻馬黎生隙。俄飛律普前妻之子死。聞普洛聖云。此必馬黎所謀者。馬黎怒。請飛律普刑普洛聖。飛律普不能辨其真僞。質之女卜者。女卜者乃直馬黎。全以普洛聖爲讒言答之。遂處普洛聖以絞罪。事維小。亦可以見當時之風俗也。次爲西士黎之戰爭。西士黎與奈普爾斯已見於前章。當時爲佛國之一侯。雅齊榮之雀拉斯所領。然西士黎人於途次思反。偶以佛兵之亂暴。辱西士黎之一女。忽西士黎全島謀反。屠殺佛人九千餘。因主權者爲雀拉斯。直舉兵擊之。聞西班牙亞拉科之伯德倫迎其妻於日耳曼之「普恩斯多」家之故。以西士黎爲我妻家之舊領地。率海軍來。以抵雀拉斯。大破之。於是佛王飛列普與雀拉斯合兵。更擊西班牙人於海上。當時西班牙海軍中有名之英雄爲倫齊亞爾。慄悍善戰。再爲西班牙人所破。捕虜雀拉斯之長子。而雀拉斯因之憤死。佛王更遵陸而進。率騎

兵二萬人。步兵八萬人。以攻亞拉科。又擊退之。此次之戰場遂結果。於途中遭疫病死者。不知其數。時紀元一千二百八十五年。

次即位者爲飛列普四世。此君國內之人望皆歸之。欲開國會以立之。此國會由貴族與教士與平民。三者組織而成。當時呼此平民爲第三階級。此際增加第三階級之議員。次與亞拉科結平和之局。可以漸弭戰亂。乃與英國大衝突。遂起百年之大戰端。元來英國爲佛國之那爾馬特侯所略奪。而今則二國民相混和。以形成爲英國。其屢次與佛王和爭。事已見前章。然今度或於通商口岸。英國水手與佛國水手起一大喧嘩。又釀成大戰爭。以蘇格蘭與烏愛爾斯助佛國。普利他尼侯與甫蘭泰爾之加易與日耳曼帝亞德爾甫助英國。國內有互相混戰之狀。實不得不謂奇觀也。然此戰二年不休。乃就教皇霍尼法斯八世裁判。始結局。佛國不助蘇格蘭獨立。英國不爲甫蘭泰爾之意決定。飛律普結此條約後。更爲甫蘭泰爾之征伐。而此役也。加易以身降佛。其全國忽爲佛領。然當時甫蘭泰爾人之意。若知爲佛領。從來加

易施壓制之政治。定信其可施善政。未幾爲飛律普管領。較加易之壓制而更勝之。當時之愛國者。皮德爾大將。舉全國謀反。其勢甚猖獗。飛律普兩次親征。始擊敗之。遂結有名譽之條約。同時甫蘭泰爾并入佛國之一部。得保從來之自由權利。唯當時甫蘭泰爾國民。爲佛王所破。天下平民之意氣。甚有強者。蓋愛國與自由之精神。一觸即發也。故平民亦能有敵王之勢。次更述國王與教皇之軋轢。當時飛律普與英戰。與甫拉泰爾戰。大有狙擊天下之志。因感於軍用金之不足。乃得國會之承諾。更以重稅科全國。同時以從古免課稅者。爲教士之徒。今亦命其幾分之負擔。然時之教皇漢尼法斯八世聞之大怒。從羅馬飛書於凡爲教士者。命令決不可納稅於國王。於是飛列普亦更向全國布告曰。爾等爲佛民者。未經王之許可。無論何物。不可獻於教皇。因教皇爲佛國教士之代表人。開大會議於羅馬。然飛列普又廣招全國之國民爲代議士。凡自古迄今。教皇及教士之書。皆燒棄之。復惹起政教間之大騷動。有一貴族云科侖那。突率其部下之兵。入伊大利。捕教皇漢尼法斯。乃引盡

佛蘭。相鄰喜尼之人。屢嘗擁護之。畢不得其志。教皇經此挫折。鬱鬱而卒。年六十有八。繼之法斯八世之後。起伯特克德十一世。以遭毒殺而死。今也無一人能敵飛列普者。飛列普乃舉霍爾圖克之主教伯爾蘭頓爲教皇。爾來置於佛國之權。其七十年間。教皇代由佛人所選。以左右當時之宗教界。而次爲教堂武士之征伐。教堂武士。已見前章。專從教會出爲武族。稱爲十字軍中之花者。然此自十字軍時代。已雲散於歐洲各地。猶未解隊。高自標榜。獨立於國王之勢力。權外。有自請之政。策。設。獨。立。之。裁。判。所。隱。然。有。凌。轢。王。侯。之。勢。橫。行。天。下。而。不。能。制。飛。列。普。出。一。計。據巴黎城。誘引其隊長齊約克斯。拘而留之。遂遣兵入其隊中。重縛百數十人。於下次開國會之會場。乃引出之。以國會之決議。宣告處以死刑。時教皇爲格蘭孟德五世。嘗從飛列普之意志。後忽不同其意志。佛王尤弄權於教會之內部。發其議論。以己之手詔之。更開宗教之法庭。正其罪。然爲飛列普議論所服。心本喜之。終屢稱其聖斯之善教。乃從其命。至於其地方。建廟十五本之教堂。其善教。其善教。



當時雀拉斯五世之嗣子起。爭論雀拉斯之甥。即爲英王愛德華爾三世。因愛德華爾三世私即佛位。然衆望不歸。遂舉路易十世之女所生之子即位。是爲飛列普六世。以雀拉斯五世之從弟哥亞命侯攝政。於是三百年來。久占佛位。皮由加伯德之子孫遂絕。爾來已全爲哥亞命之世代也。

飛列普六世之即位也。甫蘭泰爾侯來其國內。報自由民之反叛。請其援兵。飛列普自將兵出陣。屠一萬三千人以鎮定之。更乘其威。通英王愛德華爾三世與鏗恩。可以入朝之旨。然飛列普六世之同族中。有亞爾敦侯云。伯爾德者。嘗與飛列普生隙。當時從佛國放逐在英國。聞之。乃說英王愛德華爾。述飛列普之暴戾。愛德華爾急以質問書送詰飛列普。飛列普又答之。彼命伯爾德爲我國之謀反人。不論何人。若有扶彼者。即爲我之敵。從此英佛間起大戰爭。幾及百年之久。歷史家稱之云百年戰爭云。

此百年戰爭之起點於甫拉泰爾人。因英王來甫拉泰爾。此處與飛列普開第一回

之戰爭。而第一回交綏而退。第二回更於和蘭附近開海戰。其初爲佛人所勝。遂與英國決死。來會佛之海軍。全遭覆滅。爾來佛國之海上權。不能敵英國。然其於第三回之陸戰。英得甫蘭泰爾之補助兵六萬有餘。大敗後。乃請休戰。於休戰中更有新起之事件。當時因佛國甫列泰尼侯死。佛王飛列普主張以甫列泰尼侯之姪。爲己之甥普洛伊之雀拉斯繼其後。甫列泰尼侯之兄弟孟德福侯拒之。論已爲正當之相續人。請援於英王。英佛間又起戰爭。而此役也。最初爲英王不自出陣。勝佛國而歸。孟德福侯擒佛軍無數。更率兵親征。今次爲格蘭西之大戰爭。其結果也。佛軍失騎兵一萬二千步兵三萬。大敗而歸。英王乘勢陷加蘭伊府。爾來二百餘年。常保特之

飛列普六世未幾死。其子齊榮即位。此時西班牙國有那戈亞爾之王雀拉斯者。與齊榮爭位。捕之加以縲綫。因其兄弟更仰英王救助。再惹起英佛間之戰爭。此戰最初開於濱齊亞地方。英軍之方面。爲有名之戈愛爾斯之黑太子率之。佛軍之方面。

齊榮自將之。後爲英軍所勝。然此時齊榮之動作。實有非常者。即當時得一人。有最指名之武術。自揮大斧。親臨敵陣。與其子飛列普。年僅十四歲。驅兵往鬥。遂勝英軍。於角逐中。佛國之王爲英軍所奪。上下大騷動。乃以齊榮之子雀拉斯爲總裁官。巴黎之知事愛起恩及倫恩之主教。二人任其攝政。開國會。然國民又利用此時。欲擴張己之權利。第一不許王濫發粗質之貨幣。並以後國會設委員三十六人。凡徵稅之大事件。一切皆托此委員。雀拉斯許之。以要求三萬新兵之軍用金。今日縲紲之身。那戈亞爾之雀拉斯不意脫檻而來。更爭王位。人民亦多從之。巴黎之知事最早不取姑息之策。自率人民出擊之。暫時占領巴黎城內。稱「珈克愛黎」。一種之平民黨起事。到處襲貴族。荒豪家亂入麻烏之市府。今也與華林斯侯之大將。陷貴族之堡塞。終雖爲有名之二武士維巴斯與伯格所破。一時騷動之餘。波及全國。又於巴黎之方面。總裁雀拉斯更率貴族之兵。斃知事黨。并逐那戈亞爾之雀拉斯。始恢復平和之局。更從英國之使。今次得捕虜齊榮之承諾。以佛國之亞格特因多薩因。漢

都並那爾馬特四邦。不可不割與英國。乃不報。雀拉斯大憤佛國之國會。更引起第四次英佛之戰爭。然此役也。英王愛德華爾乘勢入巨黎之附近。以平和之斷判。僅以七八處之小邦與都府。割與英國。贖齊榮來歸巴黎。此謂普來起尼之條約也。傳言彼齊榮之被虜在英國也。愛德華爾以賓禮待之。齊榮大感其恩德。後質其子。路。易。留置英國。未幾。逃歸巴黎。齊榮大責其無義。再逐還英國。亦可以見當時之武士魂也。齊榮死於紀元一千三百六十四年。其子雀拉斯五世。更即正式之帝位。雀拉斯五世豪勇頗似其父。有才識。極好學問。尤長於天文學。而其即位也。第一起西班牙之事件。當時西班牙國加斯起爾之王伯德倫。甚殘酷不仁。與其兄弟拉斯泰馬之亨利生隙。大起戰爭。放逐之外國。亨利來歸雀拉斯。伯德倫之妻。即雀拉斯妻之姊妹。思毒殺之。請其援救。因雀拉斯而授兵於驍將球克格林。擊伯特洛。敗之。亨利乃領加斯齊爾。以英國黑太子之援助。擊開斯格林於加斯齊爾之國境。而擒之。盡逐佛軍。於是爲佛所屈。復伯特洛之位。結一時平和之局。其後約伯特洛額金。

爲英國之雇兵。不應。雇兵等皆不平。掠奪加斯齊爾之境。遂侵佛領地。昔年以普蘭起尼之條約。割於英國諸州。爲英王科以重稅。困苦不堪。乃乘此機而起事。時得雀拉斯之助。直擒拉斯泰馬之亨利。今次放免。彼附於開斯格林之將軍。突然襲加斯齊爾。首尾夾攻。因殺伯特洛。當時英之黑太子。以病軀臥床。聞之奮然而起。來襲佛國。再振連勝之勢。然更病重歸國。命蘭加斯爾侯之齊榮。再襲佛國。雀拉斯今次以智謀不敢爭之。困於敵之疲於奔命。蘭加斯爾侯以兵餉斷絕。時方隆冬。寒氣凜烈。坐守不戰。軍中大半以死。逃歸本國者。亦不可計數。

其後以教皇之裁判。英佛間僅二年休戰。英王愛德華爾之英名。多年轟海內。以黑太子早卒。雀拉斯乃整軍備。以佛國與加斯齊爾兩海軍進英島。在大陸爲英領者。已之兄弟爲有名飛律普之大膽。時巴爾加特侯爲總大將。以陸海軍破英。爲多年之報復。次雀拉斯擊那戈亞爾。割其領地。而欲詳述其事實如何。當時那戈亞爾之太子卒。其臣下來游巴黎。雀拉斯是與英國同盟。今也爲予毒殺。直捕縛之而去。次

爲那爾馬特襲那戈亞爾之領地。果見加斯齊爾之兵，向那戈亞爾，雀拉斯敗，乃爲那戈亞爾強割數處地以去。次爲雀拉斯征普利太尼。往時與英國同盟。今次爲英國所敗。欲圖恢復。然爲普利太尼人與英國同盟。不使其獨立權。今也以雀拉斯之征。以不得不失其獨立權。奮然起而抗之。一時武族市民農商。俱拔劍出戰。雀拉斯不能勝。以平和之手段招之。自然可爲佛屬者。自此一舉。英國方面之氣勢漸高。而最後爲雀拉斯之兄弟雅齊榮侯。壓制之結果。其領內亂如蜂起。加以此處爲英所屬地方。爲英人所殘酷。更組織自由軍隊。圖其恢復。雀拉斯之威名。至此墜地。以有名之英雄開斯格林死。聞而悲之。雀拉斯亦鬱鬱以卒。時紀元一千三百八十年也。顧雀拉斯五世。爲近代之英主。而不能行其果斷之政治。且向國民一代中。僅開國會一次。其可稱者爲留心文事。彼於巴黎創設王家圖書館。而於建築含種種之美術。遺後世者。有金碧輝煌之大殿高廈。如巴斯起爾城。實待雀拉斯始完成者也。雀拉斯五世死。而其子雀拉斯六世立。雀拉斯五世兄弟四人。孰爲攝政官。輿稱爲

王國侯。然其初當第一之兄雅齊榮侯專政之衝。貪婪無厭。滅給兵士之餉。兵士皆不平。大起騷動。次爲巴黎市民謀反。凡今之王家。削我等古來特有之自由權。且科以重稅。如賣鹽之專利。爲王家所專有。人民皆苦其苛稅。又不可挽回。一夕容市民之要求。一時鎮其亂。更於羅亞地方起事。襲土地之收稅所。屠其官吏。次陷其處之城壘。殺其長官。雀拉斯六世與其叔父出兵迎之。奮擊而散。又大振威勢。更科巴黎之市民以苛稅。市民又蜂起大騷動。破瀉德拉之牢獄。放出囚人。散之四方。與其相合。以抵王軍。其後互有勝敗。此時平民勢力之伸漲。已不屈於武族之下。可知也。然巴爾加特之飛列普。嘗十四歲臨戰陣。有大膽之渾名。爲蓋世無雙之豪傑。今世唱民權黨不可壓制。當時甫蘭泰爾之民軍起事。破國侯路易。其勢甚猖獗。已以娶甫蘭泰爾侯之女。故急馳赴援之。一時間之中。居民權黨二萬五千人。其主謀者亞爾伯德。爲飛列普所劾。以甫蘭泰爾置於己之領地內。漸壓制之。示以睥睨天下民權黨之概。飛列普爲其子迎娶日耳曼國巴戈利亞侯之女。更以國王雀拉斯六世亦

娶巴戈利亞侯之女。有此關係。與日耳曼爲同盟國。企大舉以征英國。當時飛列普用意於軍隊。實有非常者。有戰鬥艦一千二百艘。然已出發近英島。因大風起。不能上陸。乃空去引還。更待次年。內治總監。爲時之英傑。格利沙大將。再從普利泰尼出發。格利沙與普利泰尼侯大不和。遂用意於征英之策。終遭大失敗。時蘭華之監督教士。密告雀拉斯曰。君已達丁年。可解叔父等之攝政。如飛利普之大膽。可置壓制家。爲國家之害。雀拉斯聽之。乃解叔父之攝政。叔父等謹從其言。翌日見監督教士死其家。蓋爲其毒殺也。然雀拉斯不稍屈。其後內治總監以格利沙爲顧問。銳意執政。普利泰尼侯入刺此格利沙。事敗發覺。乃惹起普利泰尼侯與雀拉斯之戰爭。此時雀拉斯引兵入普利泰尼。於途中突然顯出一狂人大呼曰。王汝知陷於敵之計中乎。取雀拉斯之馬轡。雀拉斯出其不意而受驚。陷於昏迷病。不克理政。更以飛列普大膽攝政。壯飛列普之前面。乃現出一大強敵。爲澳林斯侯。此侯即雀拉斯之義兄弟。始終保護雀拉斯。以其叔父之擅斷。飛列普不用。故不得志。角遂中未幾死去。

其子起亞沙斯之輩。一夕有人於途中刺奧林斯侯而整之。士下者。其後爲何  
人斬獲。後知巴爾加特之新侯。即漢爾所爲者。霍拉斯欲捕之。後即率大軍入東。  
今也反對黨壓去。更掌握攝政之大權。於是巴黎。漢爾彭。普利泰尼。等名侯。與貴族  
亞爾馬格伯之大將。欲抵巴爾加特侯。共集大軍。巴黎市民等聞之。各圖自衛之逃。  
大將加濮格別組織一獨立之軍隊。更加一層之混雜。然此市民忽破貴族軍。貴族  
又爲巴爾加特侯所破。時巴黎城內。爲亞爾馬格軍流血成渠。今次極大混雜。時英  
王亨利五世。方乘此內亂。再於佛欲恢復英領地。時紀元一千四百十五年。俄大軍  
由陸路而來。佛民暫止內亂。以禦外敵。於亞齊科爾地方開大戰端。而此殺地佛軍  
爲其大將亞爾伯德所誤。臨陣時馬蹄陷於泥。爲銳利之流矢所射中。亞爾伯德失  
士卒一萬人。捕虜奧林斯侯。漢爾彭侯。與其他之將較一千五百人。亞爾伯德其後  
舉爲內務總監。或賑濟。修與女后生隙。女后得巴爾加特侯援助。亞爾伯德其後  
王爾德。亞沙斯之輩。將謂戰端。英王亨利五世。乘機來襲。此後。亞爾伯德其後

屠牛者。名開普爾。權主領蜂起混戰。至極大混雜。巴爾加特侯之一隊。逃入巴黎。隣息間已壓全市。亞爾馬俗及殺戮其黨派三千餘人。以去角逐之中。英王次德來平西南。將近巴黎。今也陷佛都。佛王雀拉斯持廢疾之身。周旋雙方間。先以己之太子與巴爾加特侯調和。已亦互相會見。此次會見以太子一顧問官。今也來見巴爾加特侯。不意舉斧擊之。忽碎其頭。而其當時之混雜。實非筆墨所能盡也。爲拒英軍之準備。終不奏功。以英王漸漸來迫。請結平和之條約。其條約之結果。自今英王娶佛王之女加薩林。佛王死後。英王兼定佛位。此事畢竟不能實行。佛王先英王而死。佛國更立新王。國中又氣象一新也。

佛國多年內亂。巴爾加特侯死去。不幸爲佛王雀拉斯六世之亂雜。在位三十年死去。恐英王亨利五世來侵。告於英黨。漸舉亨利五世九歲之子稱亨利六世。嗣佛王之位。佛黨不從。別立省拉斯六世之子爲雀拉斯七世。宣言是乃眞王。英王之方。爲其叔父伯德福侯。稱榮攝位。巴爾加特侯飛列普與之同盟。威勢漸入巴黎。其時

冕禮。佛王之方。置薩爾士政府。亞齊榮家蓋爾格愛德之諸侯扶之。於朋國伊大利之米拉公。並蘇格蘭之都格蘭斯同盟。與之相對。又起爭端。英之齊榮遂決意進兵。先攻雀拉斯所屬之澳林斯市城。而此役也。英爲敵之大砲。擊其大將沙利伯林侯。其後奮門。殺澳林斯市城之鎮臺長。並從蘇格蘭來之大將。環而攻之。外間佛軍遂潰走。城內澳林斯之兵失其勇氣。將舉白旗時。現出一大女丈夫。爲有名之珈拖格。其生於倫蘭。因與巴爾加特之交界地。傳聞自幼稚時代。女預言者馬琳。言後日救佛國者。必降生於倫蘭因之境界。今也國家當危急之秋。將爲英軍所覆。即信預言者之所云。自爲救者。大膽見國王雀拉斯。述其目的。予正會天使。今出救此國。可受命。主張與迷信之世。忽爲衆所推重。乃披甲冑。拔劍躍馬而出。風馳電掣。直入澳林斯城內。然英兵亦多迷信者。聞之大懼。畢竟天命難敵。都爲之解散去。珈拖格甚得其勢力。乘間攻英之都德那爾之炮臺。陷之。直以正式即雀拉斯之位。乃進巴黎。衝英黨之根據地。不知如何於中途與巴爾加特侯飛列普遇。互相交鋒。爲其所捕。

經伯德華特侯齊榮之手。遂受宗教會之裁判。聞其聲非天使之聲。爲惡魔之聲。宜  
 告於衆。終處以火刑。嗚呼。其果爲天使聲耶。抑爲惡魔聲耶。今暫勿論。要之。珈拖格  
 愛國之精神。震鑠全洲。更無可疑也。於是佛國人民。其後漸悟兄弟相閱之非。開宇  
 內之大會。於佛國亞拉地方。英佛二國之名代人。西班牙國加斯起爾。亞拉科之王。  
 並日耳曼帝。其他教皇之名代人。時之豪傑。巴爾加特之飛列普。亦來會議。調停  
 之方法。英王之名代人。以議不合而去。從來英國予巴爾加特侯。以孟科與華聖沙  
 爾二地。更授以獨立君主之特權。國內有政教一致之風化。今次巴爾加特侯與雀  
 拉斯將列起孟德相合。英軍之未去佛國者。盡逐出境外。雀拉斯乃歸巴黎。銳意市  
 人民之歡心。國內始平定。於是久不開國會。爾來增置常備軍。今後不許諸侯恣意  
 募兵。懲國會多年之內亂。衆皆承諾。然諸侯與貴族等兵備之大權。俱國王掌之。以  
 至不能維持。封建割據之勢力。爲之不快。而是亦當時可注意之要點。可見王權之  
 伸漲。諸侯權之縮小也。顧珈拖格如電閃而來。又如電閃而去。然佛國民感其電氣。

爾來勃起愛國精神。出舉國一致之策。恐擴張其王權。生種種壓制之結果。而陷於無政府。遂不滅外敵。寧爲之而忍。爾來任雀拉斯之意。由全國之各處出徵兵之令。以組織王軍。始定規則。置常備軍。於是雀拉斯得國民之後援。從此內壓諸侯。外逐英軍。漸得勝利。聲威益振。至紀元一千四百六十一年而卒。其子路易十一世即位。嗚呼。吾人舉其事實。不堪其煩。以至書不勝書。讀者當亦神疲也。然凡讀歷史者。至此煩瑣間。不可不觀時勢之變遷。又原動與反動間。參悟人情之通路。吾人述日耳曼史。及至馬希利亞時代。則置之。今以暫時之忍耐。可入近世史。不可不了結此佛國史之方面也。

承前王雀拉斯七世之後者。即路易十一世。實爲非常之癖物。彼性極陰險。而有智略。然其一生之目的。頗不惡。能嗣先祖之志。壓諸侯。弱教會。欲以此二者全爲王家之隸屬。佛國之王家最爲人可尊。其即位也。第一布告廢前王路易九世所定「王命制」。此王命制者。不待教皇之許可。直可選舉教士。爲教會之自由。而昔年路易

九世逆教皇。爲國內保護諸教會之自由者。然教皇聞之甚喜。而教會憤之。教皇與教會間。大起爭端。與彼等內訌。其間已之目的。爲張王權以復路易之政策。次路易乘巴爾加特強侯飛列普年老之機。以甘言市其領內三四處之市府。飛列普之子雀拉斯大憤。不許路易之狡獪。然路易多猾智。一時蒲伏。暫避其鋒。後更爲雀拉斯捕虜。亦能以智謀免之。最後英王愛德華爾從雀拉斯之意。來攻佛國。以重賄贈英王之近侍。冀蒙蔽英王。終以英王之長女與我子雀拉斯有結婚之約。巧弄外交之策。加以路易欲開國會。勉求國民之歡心。更以巴黎市民呈諛詞。仰其助力。國中遂加擔路易。即巴爾加特之雀拉斯。至九年間之休戰也。

此雀拉斯者。乘休戰之機。加以侮辱。爲征斯愛拉德人而出陣。路易聞之大喜曰。我之大敵近臨終。由來與斯伊爾之戰。有得勝者一人。後果雀拉斯大敗於山谷間。遂爲敵人屠殺。於是路易見雀拉斯無子嗣。其後種種口實之下。以大兵壓巴爾加特。遂爲王家之領地而去。乃乘其威勢。擊議侯。從之。漸達夙昔之志。吾人簡略述之。而

於此間察當時形勢之如何。其王與諸侯與教會與市民並與外國之衝突。數百年間。如出一轍。斯路易并吞巴爾加特。所以喜而不寐也。雀拉斯之女有馬黎亞者。欲恢復其父之領地。與時之日耳曼帝馬希米雅結婚。更起佛德間之大戰爭。未幾馬黎亞卒。路易又以慣手段。獻媚馬希米雅帝。當時以馬希米亞之幼女。爲己之子雀拉斯結婚。英王愛德華爾聞之。以路易子嘗與我女有結婚之約。憤其結二重之婚。更舉兵來襲。至中途死去。遂不戰爭。其當時之混雜可見也。路易十一世亦遭病不起。其臨死時。云。予盡力王家。爲人所毒。若中傷。以陷人。必多。流無辜之血。問心反不龍。自感鬱鬱以卒。時紀元一千四百八十三年。

路易十一世死。其子雀拉斯八世即位。而雀拉斯時年僅十三。然其母泰摩漢球稱女丈夫者。從來王家之血統。爲澳林斯侯。因爭後見職。不決。開國會以定之。雀拉斯已達十三歲。不置後見職。以澳林斯侯可爲代理決事。然當時國會自己之望。不決玉事。多年間。籠絡前王路易十一世。否則寧爲壓制。欲伸一時之權利。喧嘩無際。教

士曰速恢復王命制之自由。諸侯曰自王家出兵。不堪其勞。可約而制之。市民曰近來之重稅難堪。速輕減之。而最後皆揚聲呼曰。何不從古來之制。至少二年一回。必開國會。而王家之顯官等。皆不肯。於是國會失望解散。乃澳林斯侯與普利泰尼侯同盟。舉兵逆王世。敗績。已爲所捕。未幾普利泰尼侯卒。無子嗣。其後雀拉斯爲其父奪巴爾加特。更爲王領地。又普利泰尼侯之長女雅那。訴其橫奪。求救援。時之天下。英德西班牙三國。惡佛之降盛。皆來應之。亦不至大戰。雀拉斯娶雅那。遂爲結局。德帝馬希米亞。嘗與雅那有結婚之約。彼雀拉斯重申其父之時代。與我子結婚之約。二重之怒。益不可堪。外部有事。爲起此大戰爭。爾來於佛德間。惡惑情之種。自此時已萌。雀拉斯企遠征伊大利。此遠征者。會德帝之屢屢誘惑。又佛王之會。不去於懷。蓋思瀉來孟當時之事。未能成功者。然今也雀拉斯企之。先擁五萬大軍。入甫倫蘭斯。該市之執政者。示以鼓勇抗之之勢。且爲有名沙伯那洛之裁判。此處僅默而過。直擊那普爾。逐國王愛爾那德。其自行羅馬。威勢振八方。一時歸本國。兵大半遣那。

普爾乃就歸途。於米拉爲一英雄斯甫奧沙所抗。苦戰後倡和議。何事不能爲。遣那普爾之軍隊。愛爾那德更與故國西班牙海軍。以迎時之豪傑科爾特戈。再度夜戰。大敗。遂亡歸。益不能振。而征伐伊大利又失敗。此雀拉斯八世其後耽於酒色。竟以喪身。春秋僅二十八。時紀元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即入十五世紀二年以前之事也。

### 英國史

吾人於前章見愛德華爾一世統一之政治。而愛德華爾二世甚愚暗。偉業爲其所壞。從愛德華爾二世之末路。經愛德華爾三世之全盛。英佛間起百年之戰征。

愛德華爾二世之末路。轉爲可悲。彼用第一嬖臣加克斯頓以誤其身。加克斯頓產於佛國加斯科尼。自愛德華爾一世時代。養於英國之朝。善擊劍。長才氣。明文武。愚弄衆人。愛德華爾喜以惡名稱諸侯。呼蘭加斯頓侯爲老豚。華伊克侯爲黑火。二侯與諸貴族皆大憤之。遂有國會之大問題。上下兩議院。忠告愛德華爾放逐加克斯頓。然未幾更歸來。愛德華爾更用之。諸貴族皆舉兵謀反。愛德華爾捕之以爲劊賊。

即爾來由貴族中選委員若干名。以司政治。愛德華爾恰如木偶。兩名此委員爲貴族司令官。乃更惹第二次之騷動。爲一嬖臣。裏利特伯爾。此人與加克斯頓同爲佞物。今也勸木偶之愛德華爾。出其不意。襲貴族。捕其首領。蘭加斯爾侯而殺之。國中再搖動。將大戰爭之始。女后捨愛德華爾歸家。至佛廷。與其兄佛王借兵渡來。直合貴族擊愛德華爾破之。遂廢其位。以其子嗣其後。是爲愛德華爾二世。至爲己之後見人。此后愛一貴族孟起馬爾與之通。其後共執國政。然愛德華爾二世。其初幼稚。不知此事。其漸長知之。急捕孟起馬爾而殺之。監禁母后。嗚呼。當時之狀態。亦可謂不倫之社會也。

愛德華爾三世之立也。即百年戰爭之發端。古來英佛間如風馬牛。其感情甚異。雖至結婚。互爲親族。未嘗相和。已見佛史中。百年之戰爭。起於甫拉泰爾之謀反。而其實佛王位失後。羅人愛德華爾三世。與前佛王之孫。以權利爭其位。吾人今述百年戰爭之歷史。僅舉其關於時之風俗人情者言之。

於此戰爭第一有名者。爲愛德華爾三世之長子。所謂戈愛爾斯之黑太子。於佛羅格來希地方之戰。黑太子年僅十六。將兵五千人。以當佛國一萬五千人。此時兵寡。用守兵之法。先以弓手前進。伏地上。次提大斧一隊。置其後。以待佛軍。佛兵見之。侮其兵少。迫之。乃放矢。更不應。佛兵愈迫來。漸近營前。太子立馬上。舉旗號令。英之弓手。放矢如雨。佛兵狼狽大敗。更以斧兵進擊其後。盡殺佛兵無數。黑太子之名。一時轟天下。而稱其黑太子者。以着黑鎧之故也。

於此格來希爲有名之戰者。在佛側有邁愛米耶之盲目王。當時有傑物數人。其幼稚時代。往來戰場。此時已有與盲目王同居者。今也爲佛王所援。率其臣下來會。聞已爲黑太子所敗。不禁憤慨而呼曰。伴予同赴戰場。予雖盲。猶能舞劍。因導之赴戰場。彼驀然鞭馬驅出。幸不失敗。後遂有豪壯之名。

更有有名者。此時愛德華爾三世之行動。彼以指揮官任太子。率後陣伏山上。正值大劇戰時。太子之侍臣等。馳乞愛德華爾出陣。愛德華爾問曰。太子死耶。然則非耶。

侍臣答曰否。然則予出陣。因此大獲勝利。太子以一人殿軍而歸。可以見當時之武士魂也。

次爲加位伊之戰。格來希戰之終也。愛德華爾直圍加拉伊之市府。然加拉伊之市民最頑強。爲之抵抗。非常苦英軍。愛德華爾大憤。命將市民盡屠之。於是市民恐來講和。出代表者六人云。屠之不滿足。愛德華爾欲盡殺之。侍臣憐之。爲之請命。愛德華爾不肯。偶自英國來者。爲賢皇后維利巴聞之。直請謁愛德華爾曰。願赦此六人。予冒風濤而來。蓋爲慕王子有此心願。王聽予一事。聲淚俱下。愛德華爾元來甚愛此維利巴。於是極然答曰。嗚呼。皇后呀。目下御身雖不願到此處。今則不能。然望與汝此六人。皇后引渡。乃賞此六人之俠勇。直放免使之歸去云。亦可見當時之人情也。

次爲普齊亞之戰。此戰也是亦黑太子之勇略。破散佛軍。後佛王齊榮並其子飛列普。自揮劍來奮鬥。直捕之。來獻黑太子營中。然黑太子見之。乃擲佛王之手。極鄭重

待之。設盛宴以饗之。黑太子自周旋其間。且於今次賞佛王並其子飛列普之勳。佛王齊榮服其器。達大度。驚嘆云。今天下如黑太子者。可謂無雙之英雄也。佛王還平和之條約成。佛國償三百萬之勿郎克。並以亞格特伊州奧加來伊市二地。割與英。吾人於此際不可不述英國之狀態。此時流行黑死病。見日耳曼史中。於英國失人口二百萬。如一村二百人中。失去其半。若納爾福克。若格希亞爾教士之死者。有三分之二。一時司葬式者。疲於奔命。其爲如何之慘狀可知也。又同時若平民始占勞働者之勢力。多數之人口。爲之減少。田園無耕種者。綠野平曠。忽爲荒煙蔓草。英國元來製織羊毛。輸出海外。爲第一之貿易業。然今也爲勞働人減少。工資忽騰貴。仍命以黑死病以前之工資。衆有不服者。處以重刑。斯時農民中古來主從之關係。其領地內多爲隸民者。此時物價昂貴。衣食俱窮。逃土地而不耕。以求他之勞働者出。政府並貴族等下嚴命。次第捕此逃民。以此二字火印其額上。以後無敢再逃者。下民之苦情。逐日傳來。將示破裂之徵候。於外國當治亞格特國與額來伊。

所謂操勝利之權利者。是亦用極大之壓制。以新得領地。再與佛國翻起卮旗。雖以黑太子之勇。亦不能鎮之。於是在倫敦開國會。而此會稱爲「善國會」。當時愛德華爾三世已老。不立役。第三子齊榮與蘭加斯爾侯專政。益極橫暴。國民已覺悟。自此國會起大反抗之精神。鼓吹全國。黑太子聞之。心甚抑鬱。遂遣病臥床。扶入國會。直容人民之請。斥齊榮並其顧問官。壓制官吏。改良政府之方針。此事初成。未幾黑太子死。後經期年。愛德華爾三世亦死。國民盡惜黑太子之死。并憐愛德華爾之末路也。

顧當時之學界如何。平民之精神勃興。文學者輩出。從來之學問。多依拉丁語之書。歷史悉用拉丁語。然於此時若齊渙法伊。清薩爾等。因時之風俗人情。始以普通英語。著小說體書。又有維利耶摩。蘭格拉頓者。爲一貧教士。以普通人民語作詩。形容人民之疾苦。以農民之歌。作一小冊子傳於世。開後日農民謀反之基。爾次爲有名之佛格利甫賢教士。新以純粹之英語。繙譯聖書。爲他日宗教改革之起點。而當日

爲學問之重者。爲天文觀察學。與作金術。天文觀察學者。觀天文以占個人並關於國家者以爲學。極多迷信心。因而築天文臺。又作金術者。當時有業此以致大富。幾多年之思想。遂開化學之發端。何以今日思人心幼稚時代。實有不可解者。即此可以驗文明發達之原也。

佛格利甫與農民謀反。○吾人於此時代。猶少述佛格利甫之事。不可不語農民謀反。佛格利甫者。爲澳格華德大學校之教士。見當時宗教界。慷慨激昂。當時宗教界。見佛德兩史。已達腐敗之極點。於往時有兄弟教士者。憤之而出。今也此亦墮落而去。成爲乞食坊主。否則爲怠惰者。成爲不好任事之巢窟。加以佛格利甫爲當時之大思想家。考察事物之結果。主張當時行拜偶像拜聖徒。並聖餐與酒。眞肉化血云云。皆非眞理。非基督教。且詈當時之教皇。不奉神意。公言高慢教士。一時教會爲之動搖。加泰伯利之主教。呼彼出而料問之。處以死刑。然蘭加新泰爾侯齊榮欲創教皇之大權。恃佛格利甫之助。開大會議。佛格利甫與大主教相爭。此會議終爲大議

維佛格利甫護弄王權。戴他方之教皇。此際以普通人民之語。播譯聖書。漸爲人民自由。教士益爲獨斷之教理。暫時間實起宗教界之大問題。齊榮忽起心病。出不護佛格利甫之態度。遂於奧斯福德大學校置教士裁判處。佛格利甫於羅馬教皇前。可引出運命。未幾佛格利甫病死。事皆不濟。及四十年後。更由教皇之命令。握佛格利甫之屍體於墓中。處以火刑。以其灰投入河中。爲英國宗教改革之先鋒者。佛格利甫亦其一也。次可叙者。所謂農民之謀反。如黑死病後之疲弊。加以多年之暴政。下民皆遭不堪之境遇。然未曾改革。英國國民皆思謀反。今次於大陸接甫拉泰爾之人民謀反。擊王侯大勝利之報。一時人心騷動。愛德華爾三世死。即位者爲黑太子之子利雀德二世。甚幼少。爲蘭斯泰爾齊榮所擁立。威權大振。俄徵收人口稅。此人口稅者。實爲極苛刻。乞食之外。不論何人。皆科以稅。於是人民相約。全國內一齊蜂起。當時齊奧羅爾有一教士爲佛格利甫之弟子。夙傲貴族之豪富。憫平民困苦不堪之狀態。乃蘭格拉頓作一歌謠。以遺平民。農夫徘徊國中。極口譽貴族。數載。入

民。以天賦人權之自由。人民之來應者。忽有數十萬人之同勢。集於倫敦。利雀德  
此時年僅十六歲。先使人率一軍。下令曰。汝等願意者可聽。靜待應接之旨。彼等從  
之。呈出四條之請願。第一悉免土地附屬之隸民。第二所謂自由公民。第三不受政  
府之干涉束縛。不論何物。不論何處。賣買之權利。悉與一般人民。而第四爲土地借  
得愛格爾與彭斯二地是也。而利雀德二承諾。至次日利雀德與華德會見時。云何  
可驚之事。利雀德與之並騎。爲倫敦市長突然拔劍斬之。更起大衝突。利雀德大聲  
呼曰。予爲汝之王。汝來指導。乃躍出。人民爲大膽之舉動。忽然間遂爲王兵所制。而  
利雀德承諾之四條。亦不實行。首領爲漢爾與雀格皆捕而刎之。然此農民之謀反。  
始爲王家貴族武士等。乃怖平民。直廢人口稅。四十年之後。以至全廢爲隸民者。  
利雀德二世之末路○利雀德平定農民之謀反。大得意。遂蹂躪國會。益欲布專擅  
之政。國會中乃推愛德華爾三世之末子格倫聖德侯攝政。以制利雀德。而利雀德  
暫從之。然及其二十二歲之時。向格倫聖德問曰。叔父子本年爲何歲。格倫聖德答

日爲二十二歲。然最早過丁年。可云攝政之人。直斥格倫聖德侯。以己之嬖臣。組織內閣。已握全國之政。僅八年。望爲佛國之內親王格倫聖德侯。大忠告之。更怒。遂監禁於佛領之加來伊地方。乃暗殺之。此際利雀德更有失人望之一事。齊禁於農民謀反之際。燒其宮殿。大悔。國民惡之。其後靜送餘命。其子亨利。亦冀恢復人望。極平民的生活。利雀德憚之。此亨利與諾爾福格侯生隙。思互決鬥。以定勝負。利雀德聞之。放逐兩人於外國。蘭加斯爾侯死。沒其領地。歸已直接之支配。取人望以得餘威。鳴利雀德之罪。攻擊其恣意。收沒其叔父之領地。人民始合貴族。急與亨利爲一氣。利雀德聞之。馳歸愛爾蘭。未幾已之兵士間捕縛利雀德。那沙巴德伯來。爲其哀請。伯伴其身呈於國會之前。國會以利雀德爲罪人。背其即位時之誓言。專行暴政。監之獄中。以蘭加斯爾之亨利即位。稱之爲亨利四世。時紀元一千四百年。

於亨利四世時代。第一所出之事。當時無職者。迫害佛格利甫黨之一團體是也。此者所謂宗教改革。第一譽教皇。第二嘲貴族的教士。不拜偶像。不信聖餐之奇跡。橫

慨兄弟教士之墮落。怒鳴宗教乞食之好餌。惡一般之教士。乃起大迫害。亨利四世附其勢。處異端者以火刑。佛格利甫之弟子一人。爲監督主教。名蘇德爾者。第一次處以火刑。自是以後。火刑次第流行也。

第二爲戈愛爾斯人之謀反。自愛德華爾一世以來。常鎮靜無事。今次有奧恩格拉德耶者。逆莫謀反。亨利自將擊之。風雪甚烈。英兵困苦山谷間。亨利敗歸。而當時格拉德耶爲迷信者。得左右天時之魔術。以稱於世。

次蘇格蘭亦謀反。當時英佛間和戰不絕。蘇格蘭嘗助佛國。來侵英境。那沙巴蘭特侯命其子伯爾希助英王禦之。與蘇格蘭之大將特格拉斯交鋒。互相勝敗。一日伯爾希大勝。擒特格拉斯並其將校數名。彼等許給巨額之償金。亨利四世以王之威權。謀收其償金。伯爾希大怒。直與特格拉斯相合。又與戈愛爾斯之格拉德耶相合。組織三合同盟會。反抗英王。然亨利四世聞之亦不驚。於休爾伯黎地方之戰。破其同盟軍。殺伯爾希。其後更戰斃其父那沙巴蘭特侯。失其盟主。遂壓戈愛爾斯。亦不

能抵抗。後蘇格蘭之太子。渡海至佛國。奪之爲質。至漸握蘇格蘭全境之權也。

亨利四世似其父。有勇猛不屈之氣概。自破此三合同盟會。與佛國結平和之約。更征愛爾薩摩。欲弔先祖十字軍之古跡。一朝俄然而倒。不省人事。後漸蘇。問曰。此是何處乎。恰在愛斯德米尼之教堂內。橫臥室中。侍臣等答曰。此是愛爾薩摩室。彼莞爾微笑。我得達目的以死。時紀元一千四百十四年。

亨利四世死。其子亨利五世即位。此五世稱爲狂人。幼時暴亂無極。及長能志道德。其即位也。赦國事犯於牢中。即免逆其父爲謀反之伯爾希黨。生存伯爾希之子。仍與以那沙巴爾特之領地。又憐利雀德二世末路之悲慘。今也葬於田舍。無一人來弔者。乃改葬之。移於愛斯德米爾之教堂。彼爲熱心宗教。而其熱心也。却爲犯大罪。彼守奉時代之宗教。惡佛格利甫之徒。指眞神之聖公會而荒之。如其父之處火刑者。幾千人云。其中有有名之科普哈摩公。當時之教會。與王之威權。益極隆盛。其財產幾欲凌駕王室。其當時之流行。無論何事。若出好運會。必感謝神靈。土地與金銀。

皆寄附教會。於是亨利稍稍示以欲收沒土地之意氣。教士等大驚。以迫亨利。當時陷佛國之亂脈。生民苦塗炭。今也代天平之。并可以爲佛王。所謂結百年戰爭之局。亨利峻叱。教士轉向教會之意氣。上征拂之途。而此役也。亨利實大振猛勇。即如彼於亞齊耶科爾之戰。佛國之軍勢。已六倍於己。爲其祖父黑太子所恥。自臨陣。親冒矢石奮鬥。敵人向之以槌擊其兜。幸兜堅不壞。免於死。遂占古今未有之大勝利。次亨利攻那爾馬特而領之。更迫巴黎城下。乃結平和之條約。亨利娶佛王之女加沙林。現佛王死後。定英王兼爲佛王。亨利乃振其武勇於天下。揚英國之國威。後與佛國之反者戰死。而其戰場所用之楯與鞍。並爲敵人擊凸之兜。今猶爲英國之寶物。世世珍藏之博物院中。

亨利五世死。其子亨利六世即位。此六世即佛女加沙林所生者。時年僅九月。以亨利五世之兄弟伯特福德與格倫聖德二侯攝政。然當此時佛王死。即以亨利六世兼佛王位。稱雀拉斯七世。佛王子不從前日之條約。舉兵抗之。更自稱眞王。英佛更

決裂而起戰爭。而此際有名之女傑珈泰格現出。然是在佛史中。故吾人不復說也。元來亨利六世爲弱君。彼以爲似其父。寧似其 爲君主。寧爲教士。黑太子之曾孫。爲佛王子孫。雖執得佛領地。後次第恢復先祖之遺業。今也如霧散長空。然當此時有權臣薩福格侯。嘆亨利六世爲如何之懦弱。聞佛王雅齊榮侯之女馬加拉德爲女丈夫。欲迎之。格倫聖德侯不同意。止之。於是格倫聖德侯怒。不朝。散布流言云。格倫聖德侯並其夫人。每夜以臘製造亨利六世之肖像。以火鎔之。祈亨利六世之短命。於是薩福格侯大惡之。遣人捕格倫聖德侯下獄。後暗殺之。當時之王統。即蘭加斯頓侯派。利雀德聞之大憤。漸起謀反之志。薩福格赴佛襲之。急捕殺之。加以民軍蜂起。巨魁產於愛爾蘭。名爵格開德。自舉叛旗。後又寄押倫敦。其主張者。與農民謀反同時。創民權自由之論。凡選舉議員。不可政府干涉。亦如何選得。可從民人之希望。爲不及其人爵之議論。迎擊王兵。然敗歸。今已乘勢入倫敦。市民爭歡迎之。主張其議論。大迫政府。未幾民軍出暴亂之舉動。荒倫敦市街。忽起反對之聲。驅之捕爵。

格開德而刎之。斯民軍果不能有爲。以至潰散。然榮格侯利用此騷亂。否則或傳榮格侯實爲此煽動者。以可成此事。弱政府之威嚴。十分整頓戰備。漸翻起叛旗。此戰延至三十年間。爲十二次之大決戰。當時英國無多諸侯。其王家即屬蘭加斯爾。佩赤薔薇之徽章。其屬榮格家者。佩白薔薇之徽章。全國到處從西聖伯亞之言。父子異其所屬。於戰場互有殺傷。而今云其戰之大略。最初之戰。爲亨利所敗。馬加拉德攜其幼子。逃於蘇格蘭。榮格侯攝政。亨利死。其後嗣無定。女丈夫馬加拉德悲其子之廢位。更從蘇格蘭歸來挑戰。此度敗榮格侯。捕而刎之。復蘭加斯爾派。然當時英國第一之強侯。有雅戈伊格者。更爲榮格侯家復仇。其後雅戈伊格侯更與愛德華爾四世起衝突。榮格派之勢力不可動。此雅戈伊格侯爲蘭加斯爾派。討太子愛德華爾。亨利六世死於獄中。馬加拉德失望之餘。歸雅齊榮故國而死。三十年之薔薇軍。遂爲榮格家勝利。至此結果。時紀元一千四百七十年。

嗟乎吾人於中古英國史告終。同佛德之歷史。紛紜錯雜。不免所謂黑暗時代之名。

稱也。然曠觀時局。凡今日之文明。皆從此時代孕育而來。惟就此時代之歷史言之。自愛德華爾三世之全盛時代。經百年戰爭。終及此內亂。至亨利六世之末路。實有可憐者。吾人不見夥多之可學。第一爲當時人心之猛惡。兄弟相鬪。骨肉相殘。昨日所親。今日爲敵。互逞暗毒暗殺。含私怨。組私黨。凡爲人倫者見之。有不可得之狀態。然觀今日之歐洲人。猶不失其元氣。蓋此猛惡心之繼續可知也。鎗煙彈雨。血肉橫飛。終歲無一日之寧。實爲亂世之極。然此亂世也。爲陷於太平之懦弱。產出今日活潑之歐洲。實受此間一大鍛鍊可知也。第二爲武士魂。在不倫不類世中。一道之義氣。亦不乏其間。黑太子賞佛王齊榮之勇氣。齊榮亦感黑太子之度量。其子爲質者。叱其子逃歸佛國。再驅之至英國。是亦千載之美談也。今日之歐洲。有如此胸襟者。不數英雄去人。固是不遠。而其起點於此時代可見也。第三爲良心主義。以殺其身。即如佛格利甫之弟子。亨利四世與五世處以火刑者。其數蓋數千人云。然彼等視死如歸。神色不動。莞爾而笑。赴湯火而不辭。是爲後日之出爲清教徒者。而今日之

此等人猶多於彼地云。第四爲平民之勃興。彼等苦饑饉。一時蜂起。有主義。有主張。有自由。有權利。而其起也。能破王兵。其人不爲王所屈服。是近世歷史所謂能成革命之偉業者。其因可知也。其他猶有吾人所不及舉者。當在讀者自悟之耳。故略焉。書中繁雜間述多數之事實。蓋以此可供爲新史之資料也。一事一言。皆關多少之人情風俗。是爲歷史中着眼處也。

#### 東羅馬帝國之滅亡

欲尋今日歐洲文明之蹤。必以英佛德三國爲基礎。然特於中古史。是吾人從他國之歷史。而獨詳此國之歷史也。

吾人於前章略述回教徒之方面。蒙古人土耳其人。並東羅馬帝國之形勢。今也更及此等之諸國民。顧於文明史上。可記之事甚鮮。茲述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問題。於此題下盡記此等國民之消長也。

如前述東羅馬帝國。意外遭十字軍之攻擊。一旦雖滅。其後漸恢復。遂佛人於南方。

禦土耳其人於東方。至巴黎加斯之子亞德尼加。從來此國內。接觸猶太教。回教等。與基督教發大議論。乃生大變異。人心爲驚恐者不尠。又爲之擾亂政治者亦不尠。於是政教渾淆。其十字軍之敗卒。自小亞西亞地方。驅逐土耳其人。渡希臘諸島。今次彼等與同教人種。來侵東羅馬帝國而據之。不至奪掠。稱聖齊榮之武族。爲教堂武士。其初征回教賊。大顯勳勞。今也彼等果自賊基督教國。當此時亞德尼加銳意圖治。然更有反對黨起。不得不讓其位於子孫。其朝臣互相軋轢。內益疲弊。外爲土耳其人漸振猛意。割小亞西亞並東部之領地。悉與回教徒。南方極擾亂。爲同教同族人所據。爲其所守者。僅東羅馬帝都之界限也。

然當此時突然從中央亞西亞之方面崛起者。有蒙古人之一團。其大將云泰麻來。稱往時所出之英雄成吉思汗之子孫。東北脅支那。西北掠魯西亞。其所謂金隊者。即往時蒙古人所置之民族。轉征印度。入俾爾西亞。至埃及境域。襲小亞西亞。開宇內一大帝國也。

顧當時土耳其人方面。如前述「聖爾極格」乘土耳其之衰。遂有「華德穆」一族之興。此族爲蒙古人所逐。由加斯比亞海來小亞西亞。割比亞尼亞之一部而據之。自其去渡歐洲。從伯斯普德海峽。至喜馬斯山略地。近窺東羅馬帝都。而其祖宗即華德穆。少時有大志。其子華爾加。亦一代之英雄也。當時歐洲人愛其美而且勇。有雇兵者。組織爲一隊。土耳其語之謂「聖尼沙利」即稱之爲新兵。大用之。此徒已爲父兄所教。廢基督而爲回教徒。逆基督教國者。盡土耳其人。大軍奏功。斯華爾加之子沙利馬。是即初入歐洲創國者。沙利馬之子西摩拉。即麻拉德一世。此人最強。常擾東羅馬國。而忽侵斯來希馬頓尼亞。聖爾戈亞等取之。此次來者。爲其子伯愛乞德。此人渾名呼之云電雷。爲古今無雙之勇者。彼進馬頓尼亞。入希臘。皆并吞之。時日耳曼帝西起馬德。並巴爾加特之齊榮。共扶東羅馬帝而擊之。以十萬之大兵抗之。大敗而歸。東羅馬帝爾來不得不納貢於伯愛乞德。遭此悲境也。然此時蒙古人之一族。有一格馬來大將軍。來入小亞西亞。荒回教國。侵土耳其之

領地。伯愛乞德欲襲東羅馬帝都。遂於小亞西亞之雅戈拉大決戰。此役也蒙古僅以八萬人。抗土耳其四十萬人之軍勢。土耳其軍敗北。至今誇勝。擒其豪傑伯愛乞德。獻於格馬來之前。其時格馬來與其子圍棋。瞥見伯愛乞德。亦可以云現東洋豪傑之本色。時紀元一千四百二年。

伯愛乞德爲擒而死。而格馬來此後更欲襲支那之方面。是亦爲前代蒙古人之跡。如大風一過之光景。於土耳其之方。更出種種之大人物。即如伯愛乞德雖死。其子穆哈默德一世嗣其後。更恢復國勢。同時格馬來退出。悉取小亞西亞之地而返於歐洲。更擊日耳曼帝西齊孟德而破之。次以二十萬大軍。脅東羅馬帝都。此際於基督敎國中。亦不起英雄。匈加利之驍將。有一亨尼約士者。又亞爾巴尼之太子斯加特爾。銳意在歐洲抗土耳其軍。與之大戰。於西北彼等不得其志。然於回教徒之方面。更有穆哈默德之子摩拉德。爲亞摩拉二世出來。是亦蓋世之傑物也。匈加利人屢與亞爾巴尼人衝突。勝敗未決。遂大破其兩者間。次將陷東羅馬帝都。至其子穆

穆哈默德二世時。此霍哈孟德二世。漸陷東羅馬帝都。其傑物云者。能長於文事。精歷史地理二學。通格利齊、愛普拉伊、亞拉比亞、及俾爾西亞等之言語。其爲如何之人物可知也。然當時於東羅馬帝國之方面。殆爲伯愛乞德所滅。偶爲格馬來之現出。一時保其壽命。得日耳曼帝並匈牙利王之援助。維持呼吸。猶憂前途。時爲帝者巴利加斯即齊榮七世。以前帝屢試無功。更促東帝都之主教。並監督教士。從入伊大利。面見羅馬教皇。調和古來東西兩教會之議論。嘗與同教徒同民族互爭。漸調和一致。不可不禦異教徒異民族。乃得教皇之同意。安心來歸東帝都。衆皆不喜。自古我東教即希臘教。固有獨見之地。然今日歸羅馬。自我求調和。即我入爲降者。我等亡異教徒之爲。主張今以西教爲羅馬教。不取卑屈心。齊榮爲之。從此人望大衰也。

齊榮失望之餘。抑鬱以卒。爲其後起者。即科斯大西十二世是也。而此帝見國事日亟。更飛書於羅馬教皇。請其救援。速聯西方諸侯出陣。我東羅馬之運命。迫於旦夕。

從其約束。乃捧羅馬教之禮拜神。以待西方來之諸侯。羅馬教皇得其書。大呼西方教徒。速來赴援。然此調和。僅行於東帝與教皇間。東帝都之臣民。力容羅馬教。西方諸人。見東帝國恰如見異教徒。更不應教皇之召號。科斯大西十二世。僅率八千之兵。戴穆哈默德二世。不得不禦土耳其陸兵二十六萬。與艦隊三十艘。顧前代土耳其人之圍東帝都者。所謂以希臘火逐之也。然今次全與之反對。於東帝都最早吐火焰之事。不能代於土耳其之方。古來始用大砲數十尊。而戰鬥達五十三晝夜。帝兵尙能禦。而聞助援來之聖那亞艦隊。善戰無比。殺敵及萬餘。然終以衆寡不敵。彼歐洲人招土耳其之新兵一人。名赫聖者。攀東帝都之城壁而登。示以可入之勢。餘兵陸續如蟻附登。於是兩軍接戰。科斯大西十二世脫其金鎧而捨之。以期輕身奮鬥。實殿全軍。而東帝都遂陷。時紀元一千四百五十三年。自科斯大西一世開國至十二世而亡。歷年得一千一百二十三年也。

基督最初之本山。與回回教之本山。至今日爲土耳其人所據。自今日歐洲人敵視

之。亦不可得。然穆哈默德二世。爲文武之名君。自陷此東帝都。所在略基督教徒之地。決不束縛宗教。許人自由。安堵基督教徒。依然留其土地。於此時代爲東方諸國之歷史焉。

顧東羅馬帝都。爲支配歐東西敷治之中心點。而於宗教上亦握統一之大權。然不知何故。一蹶不振。而於西方獨赴強盛。又於回教徒之方面。一時振耀其文明於天下。又轟其武勇。然何故不能持續。特彼如蒙古人之一過。震動歐亞之天地。然是何故如電光之失其跡。是實爲大疑問題也。而其理由亦有種種。然一言以蔽之曰。彼等有國家。無社會故也。有君有臣。有學者。有豪傑。有戰士。然此等皆居上以支配其下者。所謂治者與被治者。而爲被治者。而爲被治者。即社會一般之人民。此際祇服從其治權。其治者曾自奮欲支配其意氣。又不出其舉動。然彼於西方之國。一時屈在武族之下。終不耐其暴戾。市民於市府中。搆城壁而獨立。農民若斯奧士爾。甫蘭泰爾之例。手執兵器。糾合。揚自由民權之聲。現出共和政治之社會。雖英雄之君。

主亦不戴之。以社會全體之人民欲出經營國家之途。是其益極盛大。歷久不衰。讀史者當注意此處。一番之着眼。而今後經營日本之大方針可悟也。而即爲今日之立憲政體。而吾人社會教育之極點也。

當時商業界之形勢

自古代史至中古史。其間最着眼者。爲商業界之消息。於我國古來有輕視商業之心。於今日步趨歐洲人。擴張海外貿易。大欲圖我國之富強。雖興焉勃也。實屬建國以來。未曾有之事業。然就古代史與中古史觀之。歐洲人早着先鞭。通商貿易之業。雖不如今日之全發達。而彼等之貿易。魂已有目。空宇內之概。養成橫行天下之大精神。觀今日歐洲文明史者。可視爲重要之事件也。

在古代甫比尼亞、猶太、加聖齊、埃及、巴比倫等。而最後如希臘羅馬。視天下爲一家。各地通商貿易之跡。亦頗有可觀。然與今日歐洲文明史。無直接之關係。故暫略焉。乃入歐洲之中世觀之。其先爲冒險之北人。此北人已見前章。侵佛奪英。荒伊大利。

襲北亞非利加。而其所業。類如海賊。然其間有一種之「戈亞鏗格」。見於英史中。如加拉摩於佛史中。如倫龍率大軍來襲大國。此等從海賊之王而行。竄收其奪掠物。運之各國。交易各地之物品。更運之各方。開歐洲貿易之端。其後始有克那德等。爲有名之基督信者出此地。臣下亦多從信者。海賊之貿易亦衰。商業之中心點。乃移於日耳曼蘭因河畔之市府。此市府見前章日耳曼史中。與科倫愛烏遏聖爾。孟斯特爾等。形成一同盟國。時日耳曼帝欲加勢於諸侯。時時戰鬥。冀振其威權。專利用此蘭因河。運送各地之貿易品。北至加斯泰亞及魯西亞。南至回教徒之西班牙。及北亞非利加之沿海岸。次可記者。所謂「哈士」同盟。此同盟起於日耳曼之北方。在魯伯格之首府。忽并吞蘭因同盟。勢力極其盛大。握一時歐洲天下之商權。即北開通商埠於魯國之那戈倫德。出東方關貿易場於支那天竺。在西方壓斯加泰亞國之本體。掠白爾乞格海。赴今之利蘭地方。至英國倫敦。振其商務。而其所貿易者。勉避不正之品。從來北人等好爲奴隸。賣買之賤商業。自此地方取木材膏油魚類。

銅鑊等。運之出口。入己之地方。以製造毛布。所謂真正之貿易者。次可見者。爲東羅馬帝國之方面。即如東帝都當亞西亞。亞非利加。歐羅巴三洲之咽喉。其貿易之盛大。可云最早。載之史策。彰彰可攷。彼瀉起尼亞大帝時代。即紀元五百年。已與支那天竺交通。當時基督教之宣教師。適其地携蠶種而歸。頓開製絲之業。即此一事。已足以壓他國之貿易而有餘也。自南方亞拉比亞之一角。起回回教徒。元來爲教祖穆哈默德。當時有行商一人。遠徘徊於埃及。巴拉太因。俾爾西亞地方。以貿易之業。爲其本職。回教徒到處開貿易市場。實醒當時之目者。攷察東羅馬北方自多憐河畔之市府。經巴爾加利。麻拉比亞。漢愛米亞。以至魯國間。最初爲東洋人亞華斯。在其中間。交易東洋物品。與西洋物品。次爲同人種匈加利人繼其業。黑海之北岸格利米亞當其衝。此處伊大利之聖那亞。並戈愛尼斯及日耳曼因同盟。及「哈士」同盟國。行商人又出入商船爲極盛。然則東羅馬帝國。何故不加十字軍乎。若妨之理由。可爲明白。東羅馬帝國者。所謂希臘教。曾分離羅馬教以去。今回屬羅馬教權。

之下。歐洲諸國。先率十字軍而起。不喜援之。一云屬宗派上之關係。一爲當時之十字軍。恐破壞貿易之業。然而其可爲例証者。第四十字軍之事。戈愛尼斯之老雄鏗德倫。轉鋒直衝東羅馬帝都。全爲商業上之關係。即出入當時東羅馬帝國。掌握貿易之大權者。爲意大利之聖那亞與戈愛尼斯二處。然此二市何以四方商船。皆來蟻集。自地中海北爲巴爾乞格。東涉獵至黑海。互爭商業權。泰德倫爲戈愛尼斯之大統領。今回依賴十字軍之好機會。已來領東羅馬聖那亞。有先人一着之籌畫。後果爲戈愛尼斯。盡奪東方之貿易地。殆廢滅而歸。爾來竭其全力。爲東羅馬帝統之方。支出軍用金。以備僱兵。六十年後。東羅馬之一貴族米加愛爾。更恢復東羅馬。再壓戈愛尼斯者。彼即爲聖那亞也。

吾人詳細述商業史。可察其大畧之形勢。顧當時帝王。汲汲欲張其主權。教皇欲盡力振其教權。士族磨劍持續其武士道。學者讀希臘羅馬之古書。志在爲天下之先導者。農工等民。半沈於奴隸之境遇。若甫拉泰爾。斯夷士爾。蘇格蘭等各地。現後日

大興之徵候。於此處商業界之方。將欲凌駕王侯之意氣。今也跋涉天涯地角。殆呈出併吞宇內之勢者。此思彼想。讀今日之歷史。已起點於此時也。夫羅馬之天下。以何故亡耶。其風俗頹靡。道義掃地而去。古代之元氣蕩然。銷磨已竭。又此貿易之精神。不能持續。曠觀歷史。英雄廣領土。并吞天下。以成就此霸業。若獎勵農工。振興商業。不能發達其貿易魂於宇內。其霸業亦如煙銷霧散。轉眼已空。巴比倫如此。俾爾西亞如此。馬聖德如此。而希臘羅馬。亦莫不如此。然把中古世以後之歐洲史觀之。此貿易魂。此商業魂。此實業魂。未嘗一日銷亡也。彼如十字軍實緣商業界熱心宗教而出。然其結果也。自覺人類同胞之觀念大熾。異族同住之願。洞開通商貿易之門戶。養宇內之大和魂。以羅馬教皇。呼當時之回教徒爲惡魔之僕。命基督教徒。不可與之交接。嚴戒伊大利之聖那亞人。決不可與回教徒貿易。然實際周遊天下。不自覺其人類之惡魔。聖那亞人更笑而不應之。命其從表面之真似。開闢北亞非利加之摩洛哥並丘尼斯。爲回教徒之貿易地。最可奇者。彼陷魯國多年。受治於韃靼。

民族之全隊。彼等爲拜偶像者。而歐洲人最嫌厭異種人。然當時日耳曼北至魯國。「哈士」之貿易家。極一時之隆盛。自本國運來種種之物品。遂變爲猛獳性質之商業家。與歐洲人旅於西班牙、意大利、亞非利加等處。或爲回教徒者。又成爲基督教徒。當時歐洲之宗教家。詈人異教徒。若偶像信者。不可與同胞交際。然商業家却爲當時之宗教家。善了解基督之心。同與兄弟相交。而吾人以商業家。不評之爲大識見家。而歐洲之商業家。當時多迷信者。在宗教界又燃殺伐之氣者。在政治界俯仰天地。抱獨立之精神。每見其發揮商業魂於宇內。以形成今日歐洲之功蹟。不可不稱者也。嗚呼。我國商業家諸君。心羨歐洲今日之富強。請自今跋涉全球。圖我國商業之隆盛。歐洲有百年之戰爭。有黑死病。有革命。殆無寧日。然有此商業。有此貿易。得以供給生活之要具物品。即彼之得以持續繁榮也。若夫此一大要素。彼等之國。若戰亂與飢饉。衰亡以去者。亦不知凡幾也。

然此不過於中世史時代。略叙商業界之形勢。若夫今後直叙西班牙之甫愛那德。

伊沙伯拉時代。即是科命布士發見亞米利加時代。葡萄牙之亨利航海時代。並和蘭、英、格蘭等之商業貿易時代。則就其發展之跡。更呼快哉者甚多也。

當時學術界之形勢

在古代所云埃及之建築。巴比倫之工藝。甫比尼希之航海術。伯甫拉伊之神學。俾爾西亞之天文學等。亦不無可觀。至希臘有比科拉斯。亞那西亞。亞利多德等之哲學。若特莫格利之算術學。亞那沙科拉之天文學。亞爾起米之理學。實有可驚者。去而至羅馬。哲學與理化學。可云學希臘之先輩。於政治法律等諸學科。優出希臘上。而今日之歐洲人來就學者。其足跡尙不少。然時之天下。一荒日耳曼蠻族。希臘之思想。羅馬之制度。一旦付之東流。不可示其跡。漸從古代之舊都府。並東羅馬帝都。運來教士之智識。如瀉來孟。如亞爾福德之英主。抱天縱之靈明。獲智識之世界。馳驟其眼光於天文。數理。哲學。理化。及其他之學術。爾來凡爲君主者。層層投臣民等於暗黑世界。徒好戰亂與爭鬥。道德心次第衰微。人心日去。俗教士甚行迷信者。布

滿全國。是又不能奈何者也。

然則今日之歐洲。如何產出乎。即今日文明之光輝。如何吸取乎。曰此是後日之說。爲近世史之發端。而於中世史已現出曙光。吾人不得不置而不說也。

夫教士擁護希臘羅馬之智識。絕者繼之。然彼教士以其腦力。嘗注意於神學之一方。徒烈爭論。貢獻其學術者甚少。終不免屑瑣哲學之病。基督教之方面。又不見影響。然最不可思議者。爲回教徒之方面。彼回教即爲亞拉比亞人。元來其教祖爲無學者。固非爲文明之民。又不生學術之國。其來陷亞起沙德時。爲基督教徒監督教士請曰。我儕之生命與財產。誰敢不惜者。此亞起沙德者。天下無雙之古都府也。願勿壞滅之。此處爲書籍館。是從古代聚珍書者。若付之一炬。人類之智識。有不得不亡者。請免之。然此時回教徒之大將亞摩倫答之曰。汝之所謂。汝當以理觀之。而我之神典者。天下之真理。皆在其中。今也汝所謂珍書者。即爲古書。有智識。有學術。果能與我神典同日語乎。即爲無用之長物。而汝竟異之。是爲真理之害物。我不可不

燒之。斯時所惜者。天下之載籍。一瞥間皆化爲焦土矣。以此觀之。當時亞拉比亞人之不重學術可知也。然不可思議者。其後於回教從之方面。各地分種種之獨立國。或俾爾西亞置其根據。或埃及即此亞起沙德稱其雄。或北亞非利加之丘尼斯。又西班牙之一角。爭其霸。當時文物之隆盛。學術之進步。實有燦然可觀者也。然則回教徒如何受此文化。是又不得不述者也。

紀元四百年間。即此回教徒陷亞起沙德。於前二百年代。基督教派中有「那斯德利」者。以拜聖母瑪利亞之像。有背舊約十誡。大呼曰。此基督教者。亦可爲偶像教之一派。退時之基督教界。然雖退。猶昂然不屈。益振興勢力。派出其徒。遠至支那天竺。到處努力傳道。適有回回教徒起事。聽其說此宗教。爲極排斥偶像。同拜天帝。同有預言者之統系。今也拜偶像爲基督教徒迫害。已則寧近此回教徒。遂不信舊約之預言者。與猶太人等共混入此回教徒。此爲亞拉比亞文化之始。何以當時歐洲之基督教。實沉於迷信之淵。又不可救。彼等若有病。不用醫藥。惟祈禱以治之。彼等

備魔魅。大抵有病者。皆此惡魔魅所擾。彼等見日蝕。信神能解之。見彗星。全爲大亂之兆。而信理法與道義者甚少。然至「那斯德利」之徒。大異其趣。勉依道理。自亞起沙德滅亡以來。主張用希臘羅馬之學術。兼研究醫學。當時之名醫。猶太人等能通其意。更關係宗教上。漸導回教徒於學術之方面。又於基督教之方面。尊當時學術者。更無其二。如東羅馬帝利華三世。任其顧問官之獎勵。今也「那斯德利」與猶太人及亞拉比亞間。開學術之文化。精通醫術。已之臣下。留學彼等之間。其歸來後。於東帝都各處建病院。治療其都下之病人。然無智識之教士。沈於迷信。與衆俗等相合。百計盡力以妨之。是爲侵神之力。唱不信神之大能。乃人心蜂起。打壞各處之病院。不服利華帝之威權。却指利華帝爲變宗回教徒。果狙利華帝之生命。而利華帝未嘗變宗爲回教徒。然慕其學術。唱導道理。遂自傾「那斯德利」與回教徒同情。今也獎勵醫術。開一大慈善事業。人民之頑迷。又其暴戾之舉動。以至不可忍。漸決意實行「那斯德利」之議論。以兵力破壞各地之偶像。時之天下大騷動。吾人於前章

僅叙利華廢偶像之一事。而未曾述其關於學術理性之方面。然斯即事之真相也。然如西歐即羅馬方面之基督信者。其始王公等。皆抗教皇。利華終至失敗。心思東帝都之識者。嘆息之聲不絕。

蓋東帝都地近希臘。爲古來學者之叢淵。學術之方面。有嗜好者極多也。然此東帝都。不能抗迷信者。察當時歐西之天地。爲如何之暗黑。「那斯德利」之學者。與猶太人之醫者。漸化亞拉比亞人等。見之嗤笑。益凝其精神於學術之方面。其始從醫學入門。自醫學移化學。自化學涉理學。自理學攷地質學。自地質學登天文學。以及百般之學術。振耀宇內。極古來未曾有之隆盛。其後於俾爾西亞之巴格達德。西班牙之格蘭那泰。見回教文物之狀況。實思過半矣。如何沈於迷信。學術之方面。全爲黑暗。至紀元九百年時代。從歐洲諸國。負笈來赴格拉那泰之學生極多。後日歐洲之學術界。開化此回教地可知也。彼如日耳曼帝法特列格二世。及紀元一千二百年時代。出伊大利赴西士黎。始於此處接觀回教徒之學術。乃翻然醒迷夢。歸來時攻

擊迷信者。世稱彼爲無神論。吾人無暇詳述亞拉比亞之文化如何。然生於亞西亞之亞戈聖那。已於紀元九百年時代。研究地質學。攷出凡山嶽者。大抵爲地中之火勢所噴出者。說其理化學之發明。推闡哲學。可以驚近世之厄有敦。與康德。當時亞拉比亞之文化。足見其進步也。

然則歐洲人民。如何受此亞拉比亞之文化。曰如前章所述。從商業界之方面。漸漸與回教徒接近。西及西班牙。東自巴格達德之方面。亞拉比亞文化之風潮。波及歐洲各地。當時基督教界。已極腐敗。教士之權力及影響。以教士之權。壓迫智識界。如非基督教之學術。斷定其全爲惡魔所產之物。俄出異論之事。是皆歐洲可爲介紹亞拉比亞學術之楷梯。然大理由爲十字軍之結果。已在東羅馬帝都陷落後也。

吾人於前章略論其順序。即在十字軍時代。全歐盡達迷信之極點。捧十字架之木片以臨陣。入聖徒之骨於神函。奉之可以破敵軍。人多信之。然當時並無奇跡現出。伯爾那德以失望而死。無何人心沈於懷疑。到小亞西亞地方。求見「那德利亞」之

信者。足跡不絕。加以嘗教惡魔之子爲回教徒。却爲己等所開化之。人民醒多年之  
 迷夢。暗黑界中。始見光明。東羅馬帝都未陷之先。在日耳曼。佛蘭西。英吉利諸邦。其  
 大學校已用希臘羅馬之學術教授。無何學術界大變動。示以大進步之徵候。後東  
 帝都亡。至此與亞拉比亞之文明。接觸最近。基督界之學者。俄雲散風流於歐洲各  
 地。歐洲之天地。實以此時爲東方初曉。萬丈紅光。吾人於此急述近世史。雖可直入  
 此時代。今也中古史與近世史結束時。不得不說之。即如東帝都之陷落。起於紀元  
 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彼爲有名之科伯爾尼加。生於紀元一千四百七十三年。及三  
 十年後。始放出地球回轉之說。此科伯爾尼加不敢自爲新說。在古代爲埃及之天  
 文學者唱之。希臘之巴沙科拉亦有此說。然多年沈於黑暗之歐洲。爲之大震動。教  
 士取聖書中世界方形說。與之抗。終執其弟子普爾農。論其唱導異端邪說。處以火  
 刑。其於航海。若商業上之方面。犯教皇之權。自日耳曼人與亞拉比亞人等。多開通  
 商市場。於紀元一千四百五十年。日耳曼人已有發明羅針盤者。爲航海家之要品。

此盤利用科伯爾尼加之地球說。科侖布士握此以發見亞米利加之新世界。歸紀元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也。葡萄牙太子亨利。夙負航海志。漸從亞非利加之極南端。經喜望峰而航至天竺。即紀元一千四百九十五年也。然其他可述者。如火藥之使用。始於支那。又云英國培根所發明者。又云出於東羅馬之臣民所創者。現其功用甚大。回教徒始陷東帝都時。然則是亦在亞拉比亞文明之後者也。而更有活板印書之發明。有麻布紙之製造。爲文學之助。今也歐洲各地。見勃興之氣象。文明之結果。其種因於千百年前。曠觀歷史。橫覽列邦。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 當時精神界之消息

基督教徒之迷信。確妨學術進步。而厭與異教徒交際之餘。頗阻害商業之發達。然於精神界。當時沈於基督教迷信。教士無奈教皇之橫暴。固自論外。又不可辯護。然靜案事之真相。歐洲今日之道德。與其大精神。全由基督教所養成者也。如艾爾比斯入「哥舒」民族。始教化歐洲蠻族。如雅普倫感化時之帝王。導以神之眞理。如亞

加斯清入英國。開英國國教之源。並有名之教士。以其智識。傳道於異種人中。北至斯拉甫。東至哈痕族。西至斯加比亞。南迄亞非利加。運其足跡。吹入其大精神。今更無待喋喋。從其後十世紀。即十字軍以後之歷史觀之。遺其種種之弊害。以救歐洲精神界。不得不與基督教徒結論也。

顧十字軍與基督教徒。大啓爭鬥。即以回教徒盡爲惡魔之子。故不拘其老幼男女。命其爲多數之殺戮。故稱其爲天命之神軍。以祈禱與聖物。信其容易破異教之敵。終遭失敗。不過世上增懷疑不信者。而爲已之反對者。異教之學術與哲學。不過來輸入已之國內。然此是無智之罪。非基督教之罪。以其嘗見教理之非。彼等中翻然悔悟出來者。爾來始研究學術。極多宗教界。命彼等嘗虐殺異教徒。然知其事之爲非也。最初不應教皇之號召。十字軍之熱度。不知何日却冷。至世界交通之道。自回教徒之學者。望教皇之權力。化爲魔王。教士冀虛榮。俗人爲俗事。然誰逆教皇者。譬其俗教士。促宗教界之大改革者。誰乎。又從教堂出者。而不爲教士。見其兄弟教士

之徒。而英雄若維格利甫、齊榮伯斯、彼等讀聖書。然其聖書中以世界爲眞形。伊沙亞憂世之大精神。保羅厭罪惡之屍死。然至伊大利舉其名者。見泰特與沙普那倫等之跡。彼等唱自由獨立之大和魂。確攪醒當時歐洲之長眠也。

遠之若瀉來孟與亞爾法德時代。其國師握教權。與其顧問官壁畫善政之施設。皆基督教界中之名教士。如瀉來孟本紀中之亞爾格因實。可稱大聖人與政治家之大人物。如亞沙爾扶亞爾法德造英國之基礎。及入黑暗時代之眞夜中。王侯相軋。臣民相殺。教堂腐敗。教士墮落。所謂百鬼橫行之象。立其間者。主張人道。講平和者。出自基督教界中。如前章述組織神之休戰。時之憂國者。爲基督教徒也。時基督教會中之高德等。欲和復讐之精神。在聖書中抄主之祈禱。每逢星期。集會唱之。以與衆聽。主之祈禱者何耶。爲基督示弟子祈禱之模範。如我等赦人之罪。上帝赦我等之罪之文言。由是復讐之念。不絕於社會全體間。然以上爲出於口之言語。與其心有幾分之影響可疑者。次教士相議。作懺悔之組織。此爲如何之人。定時日不藏其

罪。教士之下。不得白狀之宗式。尤嚴密不行。然教士見神之名代人在白狀上。必促多少真正之悔改。無相違者也。其他當時之宗教界。若獎勵巡禮於愛爾薩摩者。是亦爲輕其罪。吾人云主之祈禱。云懺悔之式。而又云此巡禮。如僅以此等之形式。知不能支配其良心。然當時教士之精神上。與其感化。有欲掩不能掩之跡。又於教堂之教士內。彼等如我朝比叻山之坊主。往往爲不賴之舉動。然尋其源。嫌世之腐敗而退隱。始積其寶於天國。陷於如何之亂雜。其間不無真正者。若戈爾登將軍。及十九世紀之今日。猶著書以感化云。如德馬斯。開比斯。齊榮。泰來爾。清淨無垢。爲不容一點之污之聖賢。而此等之聖賢。其人格與現在之人心較。覺光明正大。其他施行慈善。扶助貧者。醫治病者。苟云人情之方面。何者當之。是皆非基督教會者。如奴隸之於聖書。亦不禁從而解放之。無當時之輿論。然於基督教國。專取拔動物。歐洲之天地。所謂教士以智識說法。是亦爲神之子。凡解放奴隸者。獎勵其爲大慈善。當時稱聖人者。爲伯爾那德。以回教徒爲異教者之故。不說虐殺之苦。若爲基督教僱者。

可憐奴隸。異教國之奴隸。若亞非利加之黑奴。更足惜之。實人道之不可解。然觀四海同胞之教理。遂不可沒。第一拘制北人之奴隸賣買業。第二廢屬地之隸民。第三憐無告之民。即如見英國之戈伊格利與齊榮漢爾。更見漢愛米亞之赫舒與聖洛孟之徒。若夫自由精神之方面。實慕古代希臘羅馬之跡。若市民農民等。乘王侯武族之相軋。得基其特權。而此際唱導爲戰者。同爲基督教界中人也。彼如甫拉斯加之將漢那戈恩。唱自由以詈教皇。不辭火刑。又如特米尼加之將亨伯爾德。倫孟伊呼出荒野之民。要求服從於神之外。吾人皆爲同胞兄弟。主張同爲神之子。有權利若教皇者。睥睨王侯。然此屬後事。可入近世史者。彼如馬爾敦。洛特爾。逆教皇。唱自由。不可僅爲宗教界之事。當時教皇於王侯豪族上。更大振權力。若有逆者。與之挑戰。即王侯豪族。不得不服於自由之前。而不能發揮其大精神。於是知基督教本尊。極羅馬教皇之壓制。而教士等之腐敗。而基督教本來之面目。真理爲汝等之自由。不可沒其教理。宗教之方面。學術之方面。政治之方面。當時奮其自由之大精神。是

亦由此教所薰陶而出者也。

嗚呼、吾人觀察種種之方面。而其弊事與善事並記。而欲介紹事之真相於讀者。凡爲人間之歷史。不可妄斷一事。開巨眼以留意事之真相。百世之隆替。萬事之消長。皆了然於胸中也。

結論

吾人已自太古時代至中世紀。凡五千年間。爲人類歷史之概觀。然則此間以何事爲學。大抵吾人之論點可知者。若夫結束時。於國家興亡之跡。爲如何之大問題。今述之於左。

凡國家無人民之歷史。一時雖極盛大。終不免衰亡之運命。若古代之埃及、巴比倫、俾爾西亞、馬頓尼亞、支那、天竺是也。埃及古猶有偉大之三角塔。摩天而立。而是不過云國王之墓表。然則當日國王振如何之勢力可知也。彼國無人民之歷史。即人民亦無獨立之事業。無經營建設。無發達史。其運巨石。積土塊。開大渠。皆依王命而

行。不見有一物出於自見之思想。其社會之不發達可知也。巴比倫亦然。俾爾西亞亦然。支那天竺亦莫不皆然。而馬頓尼亞亦有同然之概。巴比倫有普德沙爾大英雄崛起。一轉瞬間。併吞天下以去。又如俾爾西亞有柴齊聖與特拉亞斯之大豪傑。指揮三百萬之大兵。震懾歐亞兩洲。爲人民之歷史者。惟彼一國。然而支那自古出大聖人。大豪傑。大賢君。而其民不知政略。彼國亦不見有人民之歷史。若天竺有釋尊。馬斯頓尼亞有歷山王。以此例彼。其揆一也。不得遂國民全體之發達。中途挫折。以招崩潰之運命也。

吾人於其後更觀歐洲之歷史。大異其趣。彼歐洲爲日耳曼蠻族。雖當時草昧初開。文明未啓。唯彼等間早有人民之歷史。若哥舒。若戈恩泰爾。若甫倫泰斯。若雅格洛。薩起沙等。此中不無豪傑率衆。又此時代有不甘全爲豪傑之指揮。然彼等之社會。早有選舉之習慣者。戴英雄爲首領。元來其人民之選舉。有我之自由。我之權利。之觀念。終始印入彼等之腦筋。而不能去。後又蹂躪其自由與權利。王皆讓位於其子。

孫。欲其後裔永握大權。或唱神權。或訴腦力。圖遂其願望。爲封建時代。又爲武族跋扈時代。古來因襲之觀念。終不可滅絕。以科尼出。率甫拉泰爾之民。華來賜出。統蘇格蘭之兵。漸復古之自由魂也。

顧於宗教界之方面。爲教皇之橫暴。人民之迷信。一時現出。壓制束縛之社會。元來基督教以人類同胞立教。終不可隱匿。如於政治界。有自由與權利之消息。保多年斷續之運命。遂出赫舒。出佛格列甫。出蘭格賴。出兄弟教士。天下到處捲起自由之大破。裂與社會之大革命之氣運也。

然而更觀商業界之方面。當時冒教皇之權。與回教徒爲自由之貿易。當十字軍之熱極點。惟商業之目的爲冷。思奪東羅馬帝國而據之。而此際與異人種互相妬忌爭鬥。往來於蘭因與泰尼由普間。開人類交通之大道。然則歐洲之歷史。不僅爲英雄豪傑之歷史。又不僅爲治者之歷史。正爲人民之歷史。可知也。

要之觀察當時歐洲社會全體之情況。宗教界以宗規束縛。學術界以迷信制限。政

治界以武力壓迫。商業界以人種之觀念阻害。若文學界、美術界，終始戰亂不關。以破壞其間。抱獨立、獨步之識。見者各遂其發達之跡。可知也。顧如埃及、巴比倫、俾爾西亞、馬頓尼亞、支那、天竺、時時登文明之極峰。而其人民間，毅然開拓獨立之天地者。極少。不過能左右治者與權能者之方針而已。即一言以蔽之。彼僅有帝王一家之歷史。而人民之歷史寥寥也。今日歐洲人益造發達之極點。而他國之民有阻碍。有沈滯。終日在黑暗世界中。以至滅亡者。何可勝數哉。

然則自今期永遠之發達。遂欲壓倒宇內。我國之人民。當深此自省。今後治者。不屈於政治家之制限。其商業、學術、文學、宗教。吐自由、自主之思想。振自由、自主之手腕。出自由、自主之行動。若有迫害者。處以火刑。而不辭斷斷乎。方興未艾也。閱萬國歷史。其盛衰興亡之跡。舉其大觀之智識。今後可爲我國之方針。勉人民於自由。不可束縛之。馳驟之。向各方面得遂其十分之發達。即教育、社會一般之人民。惟日本爲治者之國。日本人民之全體。當分擔此國家之重任。庶幾凌駕歐西矣。

自由之思想最足以助國家之進步。大權在上。人民不得議論之。其國家終至滅亡。嘗觀往事。歷歷不爽。如歐洲各國史。得明者賢者。執國政之大柄。若暗者私黨者。當道不可不速謀更調之。然所要者。代治者。易代國民。難如亞爾法德。滄來孟突。如其來。而英國民與佛國民。不可得於一代之間。如何英雄崛起。如何賢者奮興。若國民不足共爲。又不能奈何。故當國家經營之任者。勉國民富自由之精神。於各方面。圖成長發達之道。而更教導以民與國家有蜜接之團體。品格堅實之人。不可不薰陶之也。即如維尼亞人。嘗不重治者。爲人民自由發達之徵。而其國仍亡者何耶。彼等無鼓吹國家之精神。又如格西亞西亞。最行社會教育之道。人民亦發達自由。亦頗注意國家之觀念。而是亦何故亡其國耶。如前章所論。其民分立各處。不能施統一之政治於國內故也。然則羅馬亦何爲而亡耶。彼能設統一之制。欲捻成宇內爲一丸。開今古無雙之強國。而國民有自由有國家之觀念。而商業亦大發達。而彼等作其士氣。偏與士氣共亡。國民生命之大源。即道德節義之觀念。彼國中已蕩然無存。

故也。然則我國任今日之經營者。當以國家之精神。與斯民以統一之。政治。施斯民。舉生命之大源。道德。節義之觀念。教導不怠。然後可也。統觀英佛德之歷史。有暗殺。有毒殺。有爭鬥。有戰亂。終始爲奸惡邪曲之世。而志士仁人之挺生其間者甚少。特如教士呼號。所謂愛化主義。稱義俠。遂產出武士制度。鼓舞天下之士氣。如英出利雀德獅子。法出齊榮快男子。要之羅馬爲鼓舞士氣而失亡。英佛德得持續其生命者也。然則我國之識見高者。亦深注意於此着。有教育。有宗教。有哲學。有文學。於各方面當尊崇之。稱道之。保護之。援助之。高我日本社會之風氣。民質益堅實。以改昔日之情弱。虛僞。輕浮。淫靡之頹風。不可不披瀝其赤誠也。即國民養成之道。從各方面研究之。當竭其第一之力也。

嗟乎吾人可謂言已終矣。而讀者當注意國家興亡之跡。論其要點。若埃及。巴比倫。俾爾西亞。馬頓尼亞。支那。天竺。以及非尼亞。格利西亞。羅馬等。是爲亡國史。歐洲今日強大各國。是爲興國史。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可以披卷瞭如焉。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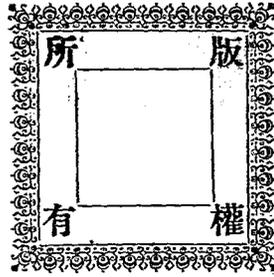
萬國興亡史足本（下終）

一百二十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發行

萬國興亡史足本與附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日本松村介石

譯者 中國湯錫社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

印刷所 新民譯印書局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新民譯印書局

7  
487348

